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學

莊
適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後

編輯主幹

王 岫 廬
朱 經 農



選註者莊適

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3 0694 7552 7

緒言

後漢書是南北朝時宋范曄所作。據宋書本傳：

曄，字蔚宗，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先爲尚書吏部郎，以罪降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後爲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和散騎侍郎孔熙先連結，欲奉武帝子義康作亂，事覺，熙先被誅，曄亦死。曄一生事略，大概如此。現在不說他事，只說他的後漢書。

後漢書的批評，好壞不一。范犯罪下獄，從獄中與甥姪書，說及此書，很是自負，梁沈約說他的話『並實』。梁劉昭說他此書勝過諸家。唐劉知幾稱范書『簡而



且周，疏而不漏。』清王先謙說他『比類精密，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那都是說好他的。至於說壞他的，宋晁說之說他採集不當，有失史體。翟汝文說：『范書冗陋。』清王鳴盛說他敘事顛倒，錯雜眩目。何焯說他有些地方紀載瑣屑，不合史裁。此外說好說壞的還有很多家，不能統統記下。那麼范書到底算好的呢，還是壞的呢？平心而論，從他枝節上苛求，誠然有不妥當的地方，從他大體上評判，實在是有價值的作品；況且諸家論調，說壞的大抵是片面的話頭，對於本書全部，多半是說好的，所以范書可當作好書看。

范書體例：光武紀開首就稱光武；齊武王績傳不

稱名而稱字伯升；各傳不拘時代，第就其人的生平，以類編次；凡不能獨立一傳的，附見在他傳的後面。這都是仿照馬班的辦法。但是范氏著書的宗旨，重風節，輕爵位，很不以班氏父子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美爲然；所以往往有位至三公，不爲立傳，而獨標瑰行奇節的人，如黨錮獨行逸民等傳，都是表示他意旨的所在；他的意思，無非要矯正班氏的錯誤。其他如胡廣之貪位懼禍，黨惡誤國，傳文表面上很是褒崇，而字裏行間，冷嘲熱諷，非常刻毒，用筆和史記傳平津叔孫，前書傳張禹孔光，正復相同。須知范書以前，如謝承後漢書，薛瑩後漢紀，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謝沈後

漢書，袁山松後漢書等，和范書類似的作品很多，爲甚麼都湮沒不彰，只范書和馬班同傳呢？這便是爲諸家作史的能力，都比不上范氏的緣故。

范書中的黨錮獨行逸民等傳，都是他的創作；并且是本書的大特色。此外又專爲皇后作紀，晁說之以爲前此史書所未有，說他不應當，何焯說，東京皇后臨朝者六，范氏作紀，爲得其實，自合史家之變，後人不必仿效；清陳浩謂呂后有紀，見於前書，皇后紀並非范氏所創；清錢大昕也說，晉書稱華嶠作漢後書，中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不能與他人相提並論，所以改作紀，次帝紀之下，是皇后紀乃嶠自

出新意，范特仍之；那麼史書爲皇后作紀，不能歸罪於范，即使是范創作，也爲着後漢的情勢不同，不能說壞他了。

可是一層，將范氏的本領，和馬班比較，史才固然差不多，文才到底不如他們；因此我們用文學的眼光去選輯史書，范書中可選的材料，比史記前書少。現在舍短取長，精心抉擇，專就文筆優長，興趣濃厚的揀選，一共選得十九篇：選馬后紀給後來諸后臨朝專政寵任外戚作反照；選齊武王續傳以明光復漢室的起原；選馬援傳作武臣的模範；選鄭玄傳作經師的表率；選胡廣傳以見范氏的史才；選班超傳著東漢開邊的事。

實；黃憲傳能見范氏的文才；申屠蟠傳所以稱高節；臧洪傳可表義烈；陳寔傳足揚名德；吏治選吳祐仇覽傳；黨錮選范滂賈彪傳；獨行選范式范冉傳；逸民選嚴光傳；列女選樂羊子妻和董祀妻；雖只寥寥十數篇，卻已能備具全書的體裁，略見作者的才識和東京一代的事蹟。此外凡不合本叢書選輯的宗旨，在讀者方面，又不能感起興味的，都從割愛。

以上各節，於范氏的略歷，范書的要點，和本叢書的編法及旨趣，大致都已說明；讀者得此，似乎可略得研究范書的門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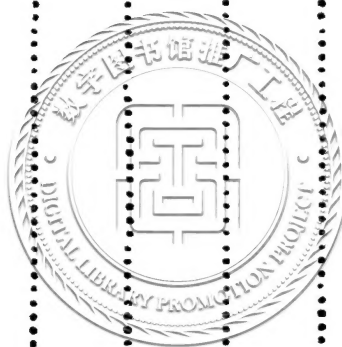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五、一一、一五

莊 適

目錄

馬皇后紀	一
齊武王縯傳	一二
馬援傳	二三
鄭玄傳	五四
胡廣傳	六七
班超傳	七九
黃憲傳	一〇一
申屠蟠傳	一〇四
臧洪傳	一一〇
陳寔傳	一二二

吳祐傳·····	一二七
范滂傳·····	一三二
賈彪傳·····	一三八
仇覽傳·····	一四一
范式傳·····	一四四
范冉傳·····	一四九
嚴光傳·····	一五四
樂羊子妻·····	一五七
董祀妻·····	一五九
光武帝紀(補選)·····	一六五



馬皇后紀

明德馬皇后，諱某，^①伏波將軍援^②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③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恍惚；后時年十歲，幹^④理家事，勅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

^①馬后，顯宗明帝之后。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以爲稱，東漢明帝始諡母陰后曰『烈』，其後多系帝諡，而以『德』爲配，明德卽『明』爲帝諡，『德』其配也。諱某，史失其名也。^②伏波將軍援，詳下馬援傳。

^③惠同『慧』。援卒，客卿亦夭，詳下馬援傳及注。^④幹，正也。

后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

初，援征五溪蠻，^①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②由

是家益失執，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③求進女掖庭。^④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旣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⑥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⑦靜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⑧援不朽於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爲成帝婕妤，葬於延陵，^⑨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由是選后入太子宫。時年十二，奉承陰后，^⑩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

○五溪，雄溪、楠溪、酉溪、瀘溪、辰溪也，皆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土俗雄作『熊』，『楠』作『朗』，『瀘』作

『武』。援征五溪蠻事，詳下援傳。○虎賁中郎將，領虎賁郎，主宿衛，中郎將之雜號者；中郎將爲秦置

官，領五官署、左署、右署郎，故有五官中郎將諸名號，位亞將軍，後又增置東、西、南、北四中郎將，此外如虎賁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等，皆爲雜號中郎將。梁松，字伯升，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之內，六百石；黃門，宮門之黃色者。竇固，字孟孫，松固譖援事，見下援傳。○梁松與竇固相比，譖陷馬氏，當時竇氏有恃

勢向馬氏求婚者，故馬嚴憤絕之。^④掖庭宮中旁舍，嬪妃所居地，別於正宮而言也。^⑤孤負也。

⑥太子光武太子，卽顯宗也。⑦婉順也。⑧萬一萬一獲選。⑨成帝前漢時帝，名輦，元帝子。婕妤

音接予（卽一世）（口）宮中女官名，漢制，位在昭儀下，姪娥上，視上卿，秩比列侯。延陵成帝陵，在扶風，去

長安六十二里。⑩陰后，光武后，陰氏，名麗華。

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①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②帝以后

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

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③恩情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④

⑤顯宗名莊，諡曰明。貴人女官名，位次皇后。⑥前母姊女，前母所生姊之女，故賈氏於馬后爲甥。肅

宗名炆，一音打（夕），入聲。一諡曰章。⑦惇，音敦（夕又），厚也。篤，亦厚也。⑧纖介，猶微細。閒隙也。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

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①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②帝未有所言，皇太后

③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

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④常衣大練，⑤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⑥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⑦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永平顯宗年號。

○長秋宮，皇后所居宮，長久也，秋萬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有司請立皇后，不

敢指言，故以宮稱之。

○皇太后，即陰后。

○周官，周禮董仲舒書前漢董仲舒所著玉杯蕃——音

繁（文多）。——露清明竹林等。

⑤大練，粗厚之熟帛。

⑥朝請，漢律，春日朝，夏日請。

⑦綺縠，音起斛

（く）（ふ）斜紋之絲織物及縐紗也。

帝嘗幸苑囿離宮，①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②中，並召諸才人，③下邳王④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⑤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

○苑囿，音怨又（口多）（一又），同園囿，離宮，行宮，古帝王出遊時駐蹕之所。

○濯龍，園名，近北宮。

○

才人古女官名。

④下邳王顯宗子，名衍，封於下邳。——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

⑤是家猶云是人。

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①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所納，②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③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④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

①楚獄，光武子楚王英謀反之獄也，所連及死徙者以千數。②爲思所納，爲思后所納之言也。③較音教（一乞），明也。難平，難決也。④執，守也；侍執，猶言侍守。

及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①加安車，②駟馬，白越，③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④削去兄防參醫藥事，⑤帝請曰：『黃門舅，⑥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褻異，

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

○王赤綬諸侯王所用赤色之綬。

○安車，坐乘之車，別於立乘者。

○白越，越布也。

○起居，注宮

名，漢時爲宮中女史之任。

○明帝體不安，召馬防參預醫藥事，防甚勤勞。

○時馬防爲黃門侍郎，

故稱。

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

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襦，^⑧領袖正白；顧視御者，^⑨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⑩『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⑪』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⑫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⑬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⑭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⑮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⑯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⑰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⑱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⑲乎？吾素剛急，有

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建初，肅宗年號。

○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

○前漢成帝元年，賜太后弟王譚王商王

立王根王逢時爵關內侯，逾月，黃霧四塞，澍雨時雨也。

○蚡，音焚（亡）田蚡，前漢景帝王皇后同

母弟，封武安侯，武帝時爲相，貪驕，歿後，帝聞其與諸侯王私語，曰：『使武安在者族矣。』寶嬰，前漢文帝

寶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亦武帝時相，坐與人朋黨，棄市。

○樞，出紓切，亦讀書（尸）樞機，近要之官

也。

○裁同『纔』。楚，楚王英，淮陽，淮陽王延，皆光武子；半楚，淮陽諸國，楚淮陽國土之半，不全封給也。

顯宗封諸皇子，悉半諸國，見前。

○言外親並不自謹勅，惟笑言太后素好儉而已。

○倉頭，同蒼頭，

謂僕隸也。綠構，綠單衣。

○御者，身旁侍御之人。

○西京，收亡之禍，指前漢外戚呂氏寶氏上官氏

霍氏等被誅事。

○三舅，太后兄廖防光也。

○時廖爲衛尉，防光爲校尉。

○兩善，謂國無濫恩，外

戚亦以安全也。

○外施，謂以恩澤封爵外家。

○寶太后，前漢文帝后。王皇后，景帝后。兄王信也。條

侯，周亞夫也。時爲景帝相。寶后欲封信爲侯，景帝辭讓不獲，因與條侯計，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

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

名邦，字季，爲漢第一帝。^④光武爲中興漢室之主，先立郭氏爲后，後又廢郭而立陰氏。^⑤文子曰：

「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臧——同『臧』——之家後必殃。」^⑥漢世，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

掌中衣服及補澣之屬，飲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御府，概言之也。^⑦孰同『熟』。^⑧拳拳猶

勤勤。^⑨飴音以（一），麥芽糖也。

時新平主^⑩家御者失火，延至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

原陵，^⑪自引守備不慎，慚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⑫太后以爲言，

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⑬如有纖介，則

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⑭遣歸田里。廣平鉅

鹿樂成王^⑮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

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

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新平主無考，按光武父南頓令欽次女爲新野主，名元，『平』疑『野』之訛。○原陵，光武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去洛陽十五里，在臨平亭東南。○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④位本可作官位解，惟馬后既不稱制，無賞外親以官位之權，又后方力拒肅宗封三舅，豈肯以官位授所親，故『位』字疑『物』字轉寫之訛也。⑤當時外親，宮中皆有名籍，得恣出入，絕其屬籍，卽除

其籍上之名，自後遂不得入宮也。⑥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靖，皆明帝子。

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④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方垂，猶邊陲。○列侯爵位，較關內侯爲尊，故辭讓。廖等辭讓，應移於太后語後『廖等不得已』之下，文方有序。○言少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④惕，懼也。厲，危也。

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卜醫，數敕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顯^{△△△}節陵，明帝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爲富壽亭，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

齊武王縯傳

齊武王縯，^①字伯升，光武之長兄^②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④之業，定萬世之秋^⑤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⑥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⑦伯升自發舂陵^⑧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⑩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⑪殺湖陽尉，^⑫進拔棘陽，^⑬因欲攻宛。至小長安，^⑭與王莽前隊大夫^⑮甄阜屬正^⑯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⑰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⑱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水，^⑲臨泚水，^⑳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

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①乃往爲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②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卻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③秩宗將軍^④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⑤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⑥

○齊漢國名，屬青州，地在今山東。續音衍（一弓）。

○光武世祖之諡，諡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

曰武。光武有二兄，續其長，次曰仲，光武行三，故名秀而字文叔。

○王莽字巨君，前漢元帝皇后之姪，

篡漢位，國號新。

④高祖見馬后紀注。

⑤定萬世之秋，言定天下，傳之萬世，此其時也。

⑥鄧晨字

偉卿娶光武姊元，爲中興功臣之一。新野縣名，今屬河南汝陽道。⑤李通字次元，一作伯玉，娶光武

女弟伯姬，亦中興功臣之一。李軼通從弟，字季文，初與光武同舉事，後從更始，陷害伯升，——見後。——旋

又輸誠於光武，卒爲更始臣朱鮪所殺。宛秦置縣，爲南陽郡治，隋以後，改南陽縣，今屬河南汝陽道。

⑥舂陵漢鄉名，在今湖北棗陽縣東，光武家於此，及爲帝，改爲章陵縣，參閱後光武帝紀。⑦柱天謂

若天之柱也，都部猶都統。⑧劉嘉字孝孫，光武族兄，封順陽侯。新市，又作南新市，漢縣，後爲侯國，故

城在今湖北京山縣東北；平林，漢鄉，晉縣，故城在今湖北隨縣；時盜賊羣起，新市人王匡王鳳及馬武

朱鮪張卬等率衆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⑨離城郭遠者，大曰

鄉，小曰聚；唐子鄉，今河南沁源縣南百里有唐子山，鄉卽在山麓西南。⑩湖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

沁源縣南，尉秦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⑪棘陽漢縣，在今新野縣東。⑫小長安聚名，屬南陽郡育

陽縣。⑬隊，音遂；王莽置六隊郡，南陽爲前隊，河內爲後隊，潁川爲左隊，弘農爲右隊，河東爲兆隊，滎

陽爲祈隊，置大夫一人，職如太守。⑭王莽置六隊郡，每隊置屬正一人，職如都尉。⑮宗從指羣從

子弟。⑯輜重指糧食服裝等物。今新野縣東有藍鄉。⑰潢淳水，在湖陽縣。⑱泚水，亦作泚水，出

今河南泌陽縣。漢名比陽，屬於南陽郡。

⑤王匡王鳳等初起新市，王常成丹張卬等皆從之，聚衆

藏綠林山中，後大疾疫，乃各分散，匡等入南陽爲新市兵，常丹卬等入南郡，號下江兵，宜秋聚名，在今

沘源縣東南。

⑥王常字顏卿，中興功臣之一。下江軍既至宜秋，伯升與光武李通俱造常壁，說以合

從之利，常從之，丹卬不欲，常曉說其將帥，因皆聽命。

⑦納言虞官，掌出納王命，歷秦漢不置，王莽改

大司農爲之，以其典兵，故有將軍號。嚴尤字伯石，本作莊尤，以顯宗名莊，避作『嚴』。

⑧秩宗，虞官，掌

郊廟之事，秦漢皆不置，王莽改太常爲之，亦以典兵而加將軍號。

⑨育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南召

縣。

⑩塾與『埠』通，埠，讀若『準』的也。王莽使射伯升像，乃厭勝之術。

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①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②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③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④非所以破莽

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卽其事也。⑤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
⑥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⑦使後人得承吾敝，⑧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
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
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⑨今日之
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

○聖公名玄，光武族兄。

○赤眉當時盜賊名，王莽末，青徐大飢，寇賊蠭起，有琅邪人樊崇者，在莒起

兵，羣盜以其勇猛，爭附之，衆至數萬，莽遣將擊之，崇等欲戰，恐部下與莽兵相混，乃皆朱其眉以相識

別，由是號曰赤眉。青，青州，漢所置，今山東之大部。徐，徐州，漢所置，地跨今江蘇山東，治郯，故城在今山

東郯城縣西南，後徙治江蘇之彭城，遂以其地爲徐州。

○南陽，秦置郡，漢屬荊州，今河南湖北皆有

地屬之，伯升兄弟皆南陽人。赤眉後轉戰入長安，果立宗室盆子爲帝，旋爲光武所勦滅。④宗室爭

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

⑤陳勝，字涉，項籍，字羽，秦得天下，暴虐百姓，勝

首先發難，舉兵與抗，籍亦繼起，勝稱王，諸將不親，爲其下所殺，籍與高祖爭天下，亦敗死。⑥言自春

陵舉兵至宛，所進不過三百里，不足爲功也。⑦準的言猶中矢之的，射者皆以爲標準也。⑧言天下既以爲準的，遂共相注目，我因應付之勞敝，得使後來者乘之也。承與「乘」通。⑨疑事無功，言作事有疑，則不能見功也。

聖公既卽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卽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④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⑤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⑥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⑦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⑧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軾諂事更始貴將，⑨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⑩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

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爲齊武王。

○前漢三公，一爲大司馬，一爲大司空，其一卽大司徒也。

○王莽改令長爲宰，時潘臨爲新野宰。

○一信一爲證信也。

○此卽所謂昆陽之戰也，莽之敗亡，漢室之中興，皆由於此；時尋邑將兵百萬，

更有長人巨無霸驅猛獸以助威武，出兵之盛，自秦漢以來所未有；旣敗，尋死，邑逃，盡獲其輜重軍實。

車甲珍寶，舉之連月不盡。

○聖公旣卽位，建元更始，立三年，赤眉入長安，更始降之，被殺；是年，光武

先卽帝位，建元建武。

○繡衣御史，前漢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玉玦，玉珮之作半環形者。玦，決也，

建獻示更始，令早決斷也。

○樊宏，字靡卿，父名重，伯升兄弟之父名欽，娶重女嫻都，故宏於伯升爲

舅。

○鴻門，地名，在陝西臨潼縣東。高祖與項羽同受楚懷王命，入關滅秦，高祖先入，項羽至，見已有

兵守關，怒，欲擊高祖兵，高祖兵少，慮不敵，乃卑詞以謝之，明日，往過羽於鴻門，羽留高祖飲，羽臣范增

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

○更始貴將，朱鮪等也。

○魯陽，漢縣，今河南魯山縣。

○

建武見前。太原秦置郡，在今山西。魯漢國名，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地在今山東。光武次兄仲歿於小長安，因以興嗣仲，別封王，後遂諡仲爲魯哀王。

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遷梁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諡曰哀王，子殤○王石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爲庶人，徙丹陽，○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宗尊爲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輶○之飾，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於理，○其貶晃爵爲蕪湖侯，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於法理，○以墮宗緒，其遣

謁者^①收晃及太姬璽綬^②！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③。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④二年，乃復封無忌爲齊王，是爲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⑤十一年，國除。

①試守者，試守一歲，稱職，乃爲眞。食全俸。平陰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孟津縣東。

②梁郡爲清時河南

歸德府。

③殤，或作『場』。

④下博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深縣。

⑤永平見馬后紀注。石二子一名暢，

一名陽。

⑥奉車都尉秩二千石，掌御乘輿車。都尉之屬於侍從官者，侍從官之都尉，漢時有三，一奉

車，一駟馬，一騎。寶固見馬后紀注。匈奴北狄之一族，曾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漢初最強，旋分南北，南

匈奴歸漢，北匈奴爲後漢寶憲所破，遠走西方。

⑦建初，肅宗年號。

⑧肅宗見馬后紀注。

⑨章和

肅宗年號。

⑩丹陽漢郡，今江蘇安徽皆有地屬之。

⑪古宮室最內之門曰路門，天子設屏於門外，

諸侯設屏於門內，人君正屏有所不聽，謂人君設屏，意在有所蔽而不聽受也。

⑫諸侯之妻曰小君。

⑬輶，輶讀如緇，屏皆平聲，有擁蔽之車也。

⑭訴其事而加誣曰譖。

⑮愆，過誤之意。

⑯濁，汙也。

大倫倫常之大道。⑤周甫侯言於王，作刑法，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不孝之罪，五刑莫大。⑥不

忍置之於理，謂不忍依法治罪也。⑦蕪湖漢縣，南宋廢，南唐始置今治，故城在今安徽蕪湖縣東。

⑧勗勉也。⑨控於法理，爲法理所牽引也。⑩謁者官名，選孝廉年未五十曉解僨贊者充之，其長

爲謁者僕射。⑪北海漢郡，屬青州，在今山東，此指齊武王次子興，蓋興始爲魯王，後徙北海王也。興

傳國至孫基而無子，因絕也。⑫永元，和帝年號。⑬建安，獻帝年號。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

下客①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②及其發舉大謀，

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③赦岑彭以顯義，④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

高慮遠，禍發所忽，⑤嗚呼！古人以蜂蟄爲戒，⑥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

易哉。』⑦

①下客謂折節下士也。②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言伯升之志，將復漢家已絕之王

業，仍修祭祀也。明堂明政教之堂，古祀上帝，祭先祖，朝諸侯，養老尊賢，凡關於大典禮者，皆於此行之。

③卽指新野宰須伯升一信而降事。④岑彭，字君然，伯升攻宛時，彭爲守，食盡始降，諸將欲誅之，伯升特赦之以爲節義勸；後彭遂爲中興功臣之一。⑤忽，輕忽；禍發所忽，卽指不用樊宏光武之言而被害也。⑥春秋時，魯臣臧文仲謂其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國乎？』⑦詩周頌之詞，言敬之敬之，其命不易保也。

馬援傳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莽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扶風，郡名，漢爲右扶風，今陝西鳳翔等處。茂陵，本前漢武帝陵，因置爲縣，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至晉時而縣廢。○趙奢，戰國時爲趙將，趙惠文王以其有功，賜爵號爲馬服君。○武帝，前漢帝，名徹。邯鄲，音汗丹（尸反）（分反），戰國時趙都。趙奢子孫，武帝時，有爲茂陵吏者，因自邯鄲徙居茂陵。○重合，縣名，漢時屬勃海郡，後廢。○前漢武帝晚年，江充用事，充與太子據有隙，恐帝崩後被誅，遂以事

誣太子，太子收斬充，何羅與充善，懼禍及，故反。何羅馬姓，前漢書作莽。④援再世不顯，言其祖及父

皆不得爲顯任。⑤援兄況，字君平，王莽時爲河南太守，余字聖卿，爲中壘校尉，員字季主，爲連山增

率，王莽見齊武王續傳注。⑥齊詩前漢東海后蒼所傳之詩經，其時除齊詩外，猶有魯詩及韓詩，後

此三家皆不傳，獨傳毛公所傳，卽今之詩經也，故詩經又別稱毛詩。⑦朴與『璞』同，未治之玉，且從

所好從其所請也。⑧廬舍也。

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①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

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

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

財產，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③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

袴④。

①督郵，漢官名，爲郡守佐吏，主督察屬縣愆尤，郵卽『尤』之借字。司命府，司命官之府，王莽所置，自上

公以下皆糾察。②興生財利曰殖貨，亦財也。③班，分給也。④袴，與『袴』同。

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
薦之於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援爲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
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
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

○原涉字巨先，亦茂陵人。掾音彥（二），屬官。○王莽改太守爲大尹，改天水郡爲鎮戎，改漢中郡

爲新成。

○王莽改上郡爲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爲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

者爲尹。

④涼州漢置州，今甘肅一帶地。

⑤世祖光武廟號，洛陽在今河南，漢中與所都地。

⑥西

州卽涼州一帶地，隗囂據其處，自稱西州上將軍。

⑦隗囂音委哮（ㄨㄟˋ），字季孟，天水成紀

人，據隴西，初附光武，後叛附公孫述，光武征之，囂奔死。

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旣
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
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

而入，^⑤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⑥偶^⑦，俑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⑧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⑨

^①公孫述字子陽，王莽時爲蜀郡太守，及豪傑蠭起，述遂稱帝於蜀，號成家。後爲光武將吳漢所討滅。

^②閼音汗（ㄏㄢˋ），里門也。述亦扶風茂陵人。

^③陞衛殿陞設衛。

^④都布單衣，白疊布所製之單層

衣也。

^⑤鸞旗，天子之旗；鸞亦作『鸞』。旄騎前驅，騎士解髻披髮，亦稱旄頭騎。警蹕，天子出人，所以戒

行路之人。磬折，屈身如磬之曲折，敬貌也。

^⑥周公旦誡子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起

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哺，食物也。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俑人，偶人，有面目機發，似

於生人也。稽留也。

^⑦井底蛙，喻述志識狹淺，如井底之蛙。東方，指光武。

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⑧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

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二帝猶二主，指隗囂公孫述。大慙謙言，恐不如囂述也。○援初到，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而

見之，故云簡易。○恢廓言其廣大。

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

歸洛陽。

○待詔漢時，四方上書者，皆待詔公車，公車署名，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其時待詔乃望文生義之號，非實職，至唐代始爲官稱。○太中大夫秦置官，掌議論來歙字君叔，以信義著稱。○流言猶傳言也。○『不如也』爲斷句，下四句並非言光武之不如高祖，正言其勝於高祖，不然，光武之不喜飲酒，亦爲不如高祖之喜飲酒矣；蓋援特作此抑揚語以歆動隗囂耳。

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

自挾姦心，盜憎主人，^①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②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友〕}支黨。

○援才略兼人，又好縱橫策畫，時方爲囂送質於漢，光武猶未敢置信，故未得官，待詔而已。^③三輔

京兆左馮翔右扶風也，今陝西關中道之地，前漢都關中，三地近幾輔，故稱。^④猥多也，雜也。^⑤上

林苑在陝西長安縣西及整屋鄠縣界，本秦舊苑，前漢武帝更增廣之。^⑥王元，囂將，說囂不宜聽援

說東附光武，應自圖建樹，囂善其計，雖遣子入質，又復狐疑。狐疑心不定也，狐性多疑，故云。^⑦前漢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蟠木，屈曲之木，萬

乘器，天子車輿之屬，容，謂雕刻加飾。^⑧車前高曰軒，後低曰輕，居前二語，言其人無足重輕也。^⑨

盜憎主人語見左傳，言被盜之主有言，則不利於盜，故憎之，以喻隗囂之於光武也。^⑩天子以四海

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時光武未深信援，援恐囂叛而已，亦見疑，故欲而陳滅囂之術以自白。

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聞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

頭與小兒曹共槽櫪⑤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
⑥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⑦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⑧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⑩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⑪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⑫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

○春卿廣字。

○冀南天水冀縣。

○表猶標的射的，言囂背叛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

○王游翁

卽王元，字惠孟，游翁其別字也。

⑤河內大河以北之總稱，時其地屬於光武。

⑥存問也。伯春囂

子恂字，時方爲質於漢。

⑦毀謗傷也，怨讎可刺不可毀，或係當時成語，時囂已與援爲讎，援不妨言

之光武，誅其質子，然聞其家愁苦之狀，不禁下淚，雖有讎恨，不忍出此。

⑧曾閔，孔子弟子曾參閔子

騫，皆以孝聞者。三木刑具，械頸與手足也。跳梁，本言狴性趨捷之狀，後借爲小敵叛亂之稱。分羹指樂

羊事，樂羊，戰國時魏將，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啖之，盡一盃。⑨言但與士大夫厚相結。⑩愧辱也。公孫述嘗使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恥爲所臣，斬其使。⑪陸陸猶碌碌，凡

庸而無所建樹之狀。

⑫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專主給之乎。

⑬槽櫪飼馬之具。

⑭拘游

必拘於浮游，以冀延殘喘也。

⑮牛孺卿，囂將牛邯也。大人謂豪傑也。

⑯二邦指囂與公孫述。諸夏

猶中國也。

⑰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

⑱萎脰，音委股（ㄨㄣˋ）（ㄣˊ），蓄縮

貌。咋，音責（ㄗㄞˋ），齧也。咋舌，不言貌。叉手，不動貌。言豈可蓄縮而噤聲，措手以就族滅也。

⑲言過此

以往，卽如食物然，味欲薄矣。

⑳光武以囂述未平爲憂，來歙言與囂有舊，請往說之，囂聽歙言，遂遣

子恂入質，後信王元有貳心，故援以來君叔必不相欺爲言。商度也。

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①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②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③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④囂衆大潰。

○漆縣名，漢時屬右扶風。

○允，音由（二又）允，豫，即狐疑也。

○質，問而取決也。

○第一，故城名，

在今甘肅固原縣。

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亶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問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授官曰拜。○金城，漢郡名，今甘肅舊蘭州西寧二府地。

○璽書，秦漢時詔勅之別稱；蓋秦以來

惟天子之印章稱璽，故璽書惟天子得用之。^{△△}隴西郡名，秦置，今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州之地。太守一郡之長，秩二千石；宋以後改郡爲府，故知府亦稱太守。

隴西郡。

⑤浩亶音告門（^{△△}𠄎）（^{△△}𠄎），漢縣名，屬金城郡。

⑥馬成字君遷。

⑦輜音梓（^{△△}𠄎）；輜重軍

中兵械糧食服裝等。允吾音鉦牙（^{△△}𠄎）（^{△△}𠄎），漢金城郡治。

⑧唐翼谷在允吾谷西。

⑨譟音掃

（^{△△}𠄎），羣呼聲。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④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⑤，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⑥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①破羌，漢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甘肅碾伯縣西。

②壤，當作『𦵏』，肥也。

③湟中，湟水左右；水經

伯，與今甘肅之大通河合，入於黃河。④武威，漢郡名，今甘肅舊涼州府地。太守，梁統也。金城，客民金

城民之客居武威者。⑤塢，音五（ㄨ），小障也，村落外築土爲堡，藉以保障守衛也；一曰小城，字或作

隄，音同。⑥武都，漢郡名，在今甘肅。氐，音低（ㄉㄧ），羌種名。塞外各侯王君長，王莽時，皆貶其位號故

援皆奏復之。

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①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

①氐道縣屬隴西郡。

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②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③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④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⑤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

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⑤後稍定，郡中服之。

○一說『寬』『恩』二字當乙。

○承郡縣之屬官掾見前。

○旅距聚衆相拒也。

○狄道縣名，漢屬

隴西郡，今屬甘肅蘭山道。

○燒虜，燒羌也，卽羌之燒當種，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甚也。

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閑^④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⑤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⑥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⑦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虎賁中郎將，注見馬后紀。

○五銖錢，始鑄於前漢武帝時，王莽廢之。三府三公之府，前漢以大司

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

○前奏難凡十三條，援一一解之。牒，音碟

（分一也），官文書名。

○閑同『嫻』，熟習之意。

○三輔見前。

○屬，音燭（史），有所專注之意。

○

援封伏波將軍，事見後。

初，卷人維汜託言稱神，^①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②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③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④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⑤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⑥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⑦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⑧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⑨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⑩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⑪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

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③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④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

①卷漢縣名，屬河南郡。汜音似（[△]）；維汜人名，託同「妖」。②皖縣名，漢屬廬江郡。③謁者見前張

宗字諸君。④交趾漢郡，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九真漢郡，今安南之河內以南順泰以北清華又安

等地。日南亦漢郡，即今安南之順化等處。合浦亦漢郡，今屬廣東。⑤扶樂鄉名，在河南扶溝縣。劉隆

字元伯。⑥刊音看（[△]），除也。⑦浪泊湖名，在越南河內，越南稱為西湖，其地高。文至浪泊為句，

「上」字為讀。⑧禁谿在今越南太原省境。⑨新息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息縣東。⑩醺音史（[△]）；

醺酒以筐漉酒也。⑪下澤車，利於行澤之短轂車。款緩也；款段馬，謂形段遲緩之馬也。⑫西里地

名，援軍即自此進屯浪泊。重蒸言下潦上霧，兩重相蒸也。鳶鵠也。跼音跌（[△]）；跼跼墮貌。⑬猥助

詞，有「乃」字意。紆音迂（[△]），縈繞之意。金紫，金印紫綬也。

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

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④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⑤奉行馬將軍故事。

○無功居風漢二縣，皆屬九真郡。

○嶠，音喬，一云嶺嶠也，山銳而高之稱。嶠南猶嶺南。

○西于

縣屬交趾郡。庭，縣庭。

④駁，乖舛也。

⑤駱越，駱爲越別名。

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④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⑤丁君都，君都傳成紀⑥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⑦臣愚以爲傳聞不

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①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②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九卿漢爲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越人鑄銅爲鼓，以高大者爲

貴，面闊丈餘。

○伯樂姓孫，名陽，周之善相馬者。

○西河今陝西舊同州府地。子輿不詳。

○茂陵

漢縣，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

○成紀漢縣，在今甘肅秦安縣北。

○効俗『效』字。

○東門京姓東

門，名京也。

○帛氏謝氏亦善相馬者，名不詳。韉，音儿（^①）馬絡頭也；韉中馬頭頸部，身中馬腹部。

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①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③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

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⑤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⑥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⑦詔百官祖道。⑧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⑨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⑩

①平陵，漢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

②路博德，前漢時人，從霍去病出征，以功封侯，去病歿，

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二郡，皆罷，於是慣稱南海七郡，故援亦言七郡。③用以也，濟益也，言先生以何相補益也。④匈奴，見齊武

王續傳注。烏桓，部落名，東胡別種，漢初，匈奴滅其國，後又繁盛，遂迫今直隸山西邊外，至東漢末，曹操破之，其勢始衰。⑤諒，信也，言信欲爲烈士，常如此也。⑥扶風，爲三輔之一，三輔近長安，而前漢諸

帝陵寢皆在長安，故其地侵擾，則園陵危逼也。⑦襄國，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邢臺縣西南。⑧祖道，

祭路神也，卽餞行。⑨黃門郎，卽黃門侍郎，見馬后紀注。梁松竇固，亦見馬后紀注。⑩梁松，於明帝

時，以罪免官，怨望，卒以誹謗下獄死。竇固於明帝時，坐從兄穆有罪，廢於家者十餘年。

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高柳漢縣名，故城在今山西陽高縣東。雁門秦爲郡，今山西舊代州寧武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其境。代郡秦置郡，光武時屬幽州，高柳卽其屬縣。上谷秦置郡，舊保定易州宣化，及順天河間之一部，皆其境。○松尙光武女舞陰公主，故曰帝婿。○松父名統，序尊卑之序也。

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

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⑤

○武陵漢郡，今湖南常德一帶地。五溪蠻，見馬后紀注。○𠂔，音面（ㄣˊ），邪視也。○矍鑠，音攫鑠。

（ㄑㄩˊ）（ㄆㄛˊ），勇貌。翁，老人之稱也。○中郎將，見馬后紀虎賁中郎將注。馬武，字子張。耿舒、耿弇弟，

字不詳。劉匡、孫永皆不詳。募士，招募之兵士。弛，同『弛』，解放也。弛刑，罪徒之充兵役者。○索，盡也。長

者家兒，謂權要子弟。在左右者，如梁松、竇固居近要之地。與從事者，如耿舒之難共事。調和也。介介，猶

耿耿，不安也。

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

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④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⑤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⑥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⑦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⑧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⑨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臨鄉，蠻地名。

○下雋，漢縣，故城在今湖南沅陵縣東北。壺頭山名，在湖南桃源縣西二百里。充漢

縣，屬武陵郡。夷平也。

○搃同『扼』，持也。

④好時，漢縣名，故城在今陝西乾縣東南。弇，字伯昭。

⑤

怫，音佛（ㄈㄨˊ）；怫鬱，行死行將憤懣死也。

⑥致同『至』。

⑦謂似西域胡人之爲商者，所至之處，輒

停留也。

⑧虎賁中郎將，見馬后紀注。

⑨宿懷不平，如祖道盡言，戒兄子書之波累，拜候不答禮等

皆是也。事卽指下文意苴之載還。

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

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命，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①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③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④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⑤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⑥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⑦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⑧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⑨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⑩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⑪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⑫

『兄子』上一說當有『援』字。嚴敦皆援兄余之子。通輕俠客謂與輕浮游俠之客相交通也。①正與『政』通，是非正法，謂譏刺時政也。②施加也，纓帶曰衿，帶結而垂曰褱，施衿結褱，皆女子嫁時之事。申重言以明之。父母之戒，謂女子嫁時父母之誥誡也。③口無擇言，謂言不擇而自善也。④清濁無所失，謂無賢不肖，皆待之如一也。⑤勅俗『敕』字，亦謹也。⑥鵠，音護（尸乂），入聲，鳥名，似雁，鶩音務（乂），鴨也，鵠與鶩相類。⑦下車官初蒞任也。切齒齒相磨切，恨怒貌。⑧越騎司馬，官名，秩千石。⑨爲行猶『行爲』。⑩以與也。⑪山都，漢縣，屬南陽郡。⑫擢，音濁（出乂），升擢也。零陵，後漢置郡，郡故城在今湖南零陵縣北。

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①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②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③馬武與於陵侯侯昱④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槨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

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

①餌音二（儿）服食也。意音意以（一）（一）草本植物，實橢圓，仁白色，俗稱苡米，主治風濕痺等疾，

久服，能輕身益氣。

②望音覬覦之意。

③譖音簪（出）誣之也。文犀，犀之有文彩者。

④於陵，漢縣，

故城在今山東長山縣西。昱音育（一）侯昱，大司徒侯霸之子。

⑤槨葬，草草掩埋，謂一時不得歸舊

塋，權葬其地也。

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①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

一美，不求備於衆，②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③夫

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④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

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問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

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⑤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⑥八年，車駕

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⑦下隴，冀路斷

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民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①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②聖王之祀，臣有五義，^③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④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⑤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⑥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⑦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⑧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⑨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卽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①雲陽秦縣，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令，一縣之長。同郡與援同里也。

②不求備於衆，不以衆美求備

於一人。

③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

海島，高祖徵之，橫行，中途自殺。高祖以王禮葬之。曠然無所疑畏貌。

④章邯爲秦將，趙高用事於朝，

邯鄲畏其讒口，遂降項羽。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據守聊城，不敢歸。聊卽聊城縣名，在今山東。末規猶下策也。巧言，文飾不實之言。類善類。⑤開關狀道路之艱苦。深淵虎口，喻援爲隗囂送質子至漢，囂忽背叛，則援之在漢，無異深淵虎口也。⑥援奉使於外，凡歷郡七，徼音驕（一），乞，要求也。⑦吳漢，字子顏。⑧轉規猶轉圓，取其勢之順也。圓同圓。⑨吝恨也。⑩一州，交州也，援討徵側，所平之地，皆屬交州。⑪已有業，謂已有功業。⑫卒，讀如「猝」（今义），倉猝也。三夫猶三人，戰國時，龐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曰：「信矣。」葱曰：「市明無虎，然三人言則信，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而謗臣者不止三人，願王熟察之！」⑬杜，閉塞也；杜門猶閉門。⑭自列，猶自陳。⑮約，省約。⑯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爲鄒陽上梁孝王書中語，故一說，文中孔父二字，專指孔子，疑當作「孔墨」。⑰詩小雅巷伯篇語。畀與也。有語助詞。北，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言投與昊天制其罰也。⑱豎儒，朱勃自指，言僮豎無知也。⑲罪以功除，言雖有罪可以功相抵也，如公羊傳記齊滅項，不言齊滅，卽以齊桓公有繼絕存亡之功，而爲之諱是也。⑳五義，謂聖王制祀，一祀法施於人。

者，二祀以死勤事者，三祀以勞定國者，四祀能禦大災者，五祀能捍大患者。⑤常伏田里之常字，案下文報歸田里，則其上書之時，尚未歸田里可知，故常常爲「當」之誤。⑥彭越爲梁王，以謀反梟首，高祖詔有收視者捕之，欒布爲梁使於齊，還獨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⑦報，光武報許之，謂不以其訟援爲罪也。歸田里，言勃得報而歸也。⑧方領，正方之衣領，儒者之服也。矩步迴旋，皆中規矩也。嫺雅，猶沈靜也。⑨稟受也。⑩試守，見齊武王續傳注。渭城，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⑪蕭宗以勃訟援，有烈士風，故賜其子穀以旌之。

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①王莽從兄平阿②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爲人尙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③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④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⑤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⑥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⑦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⑧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

壯而舊防^①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②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王磐^{△△△}子石^{△△△}，字子石也。

^①平阿，前漢侯國，後漢置縣，故城在今安徽懷遠縣西南。

^②衛尉官名，

九卿之一，掌門衛屯兵。陰興字君陵，光武陰后弟。^{△△△}大司空官名，三公之一。^{△△△}朱浮字叔元，章光武兄，綰長

子，始爲太原王，後封齊王。

^④長者，謂諸貴戚。

^⑤司隸校尉官名，前漢武帝置，後權大重，任糾察之

責。蘇鄴以光武二十二年下獄死，所犯何罪不詳。丁鴻當與鄴同一事也。^⑥北宮，帝宮之在北者。

^⑦司馬官名，援之行軍司馬也。种，音蟲（ㄙㄨㄥˋ）。光武建元，建武見齊武王續傳註。

^⑧舊防，諸侯王

子不許交通賓客。^⑨客當爲『容』之訛，謂容有亂事也；一說，客字上有脫文。張耳子張敖封趙王，高

祖不爲禮，趙相貫高恥之，謀害高祖；任章父宣，霍氏女婿，宣帝時，霍氏坐謀反誅，章欲爲逆，事覺，見誅

皆前漢事。

永平^⑩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⑪以椒房^⑫

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④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⑤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⑥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⑦，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⑧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①永平明帝年號。

②雲臺在南宮。

③椒房，本殿名，在未央宮，以其爲皇后所居，故稱皇后爲椒房。

④東平漢國名，今爲縣，屬山東東臨道。蒼光武子。

⑤五官中郎將，漢官名，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

⑦嶷，音逆（广一）岐嶷，挺拔異常兒也。

⑧戰國時，張儀虞卿，並爲客卿，故取名焉。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北海漢郡，今山東舊青州府東部萊州府西部地。高密縣名，漢置，今屬山東膠東道。○崇字子游，直諫不阿，後下獄死。哀帝，前漢帝，名欣，嗣成帝卽帝位。尚書僕射，漢置官，督尚書曹郎理事，尚書之長。

爲尙書令，尙書僕射其貳也；參閱下胡廣傳尙書注！
③鄉嗇夫，鄉之嗇夫官也，掌聽訟收賦稅。④

學官學校之官舍。⑤太學，漢時最高之學校，立於京師。⑥京兆，地名，漢三輔之一，今陝西長安以

東至華縣之地。第五元，姓第五，名元，嘗爲兗州刺史。⑦一本無始字。京氏易，易之爲京房所治者，房

字君明，前漢人，治易甚精。公羊春秋，周公羊高所傳之春秋，即今公羊傳也。三統歷，前漢劉歆所作。周

公旦制禮有九數，即九章也，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贏不足，九旁要。

算術起於商高。⑧東郡，郡名，秦取魏地而置，漢屬兗州，治今直隸濮陽縣。周官禮記，即今周禮。左氏

春秋，即今左傳。孔子作春秋，一傳中之經。一魯太史左丘明述其志而爲傳。前漢韓嬰，推詩人之言，作

內外傳數萬言，是即韓詩，今所存惟外傳十卷，乃雜引古事古經，證以詩詞，非說經之書也。古文尙書，

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於壁中，皆科斗古文，後人多議其僞。⑨山東，指崤函之東；一說，太行山以東

爲山東。⑩涿郡，漢郡名，治今京兆涿縣。盧植，字子幹，少師事馬融，通古今學。扶風，見馬援傳注。馬融，

字季長，才高學博，爲世通儒。⑪圖緯，占驗術數之學。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

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①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②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③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④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⑤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⑥後馬融答北地太守 ^⑦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東萊，漢郡，山東舊登州萊州之地。○桓帝時，宦官勢盛，士大夫李膺等抨擊之，會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時膺爲河南尹，收捕殺之，成本與宦官交通，其弟子牢修遂上書誣告膺等與太學遊士爲朋黨，誹謗朝廷，辭連數百人，皆禁錮終身。孫嵩字賓實。○任城，漢縣，卽今山東濟寧縣。何休字邵公。○公羊墨守，言其書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心下爲膏，肓音荒，尸（又九）心下隔上也，病入膏肓，藥力不能及，喻左丘明之左氏春秋，疾不可爲也。穀梁卽指周穀梁赤所著之穀梁傳。言春秋者左氏爲一派，公羊、穀梁爲一派，何氏好公羊，闕左、穀，故其說有偏袒也。○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皆玄闢何說之著作。○玄始通公羊，故休謂爲入室操矛。○范升，

字辯卿。陳元，字長生。李育，字元春。賈逵，字景伯。古學謂左氏春秋，今學則公穀二家，升育主公羊，元逵

主左氏。

⑧北地漢郡，統甘肅舊寧夏慶陽二府地。太守見馬援傳註。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①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②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③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④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⑤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履造門。⑥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⑦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⑧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⑨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⑩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⑪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⑫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⑬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⑭徐州牧陶謙⑮接以師友之禮。建安⑯元

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①靈帝名宏，肅宗玄孫，桓帝崩，無子，宏遂得立。靈帝季年，黃巾賊起，宦官呂彊言於帝，恐黨人與黃巾謀，其患不可救，帝懼，乃大赦天下黨人，而黨禁解。大將軍後漢時權位最尊之官，位三公上。何進字遂高，妹爲靈帝后。辟音碧（夕一）徵召也。②古大臣年老致事，若不聽，則必賜之几杖，或謀於長者，亦必操几杖以從之，所以盡敬老之禮也。③幅巾，謂不加冠幘，但幅巾束首，民庶之飾也。④河內漢郡，今河南河北道之大部分地，與馬援傳之河內異。趙商字子聲。⑤後將軍漢官，位次上卿，此外尚有前將軍，左將軍，右將軍，位皆同後將軍，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袁隗字次陽，侍中，漢爲加官，分掌乘輿服物，與中官俱止於禁中。⑥孔融字文舉，爲北海相。屣音戲（丁二）屣履納屣未正，曳之而行也。⑦春秋時，管仲相齊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吳越相攻，越王勾踐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君子爲王所親近，有至行者。異賢特異賢人之意。⑧太史公司馬遷父，名談，爲前漢太史令。廷尉秦置官，掌刑獄。吳公，前漢文帝時，爲河南太守，治平稱天下第一，徵爲廷尉。謁者僕射，見馬援傳註。鄧公爲謁者僕射，在前漢景帝時。⑨南山一名秦

嶺，今自甘肅通陝西至河南陝縣以南諸山皆是；其脈爲商山，在陝西商縣東，卽四皓隱居地。四皓爲

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避秦亂，隱南山；漢興，迎致之，皆鬚眉皓白，故稱四皓。①三事三公之

概稱；參閱馬援傳『三府』註。②東海，漢置郡，今山東舊兗州府東南至江蘇邳縣，東至海皆是。于公

爲縣獄史，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祠。一節卽謂決獄。先是于公閭門壞，修治時，公令高大之，令

容駟馬高蓋車，謂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貴顯。③駟牡，駕車之駟馬也。④

董卓，字仲穎，靈帝崩，以并州牧領兵入誅宦官，弑少帝，立獻帝，專權自恣，諸郡舉義兵，同盟討卓，卓懼，

遂挾獻帝遷都長安。長安，前漢所都，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⑤黃巾，後漢末年之亂黨，皆着黃

巾，故名；賊魁名張角，以符水治病，轉相誑惑，衆至數十萬。青部，謂漢所置青州各屬地。徐州，見齊武王

續傳註。⑥牧州牧，漢置官，權如清之督撫。陶謙，字恭祖。⑦建安，見齊武王續傳註。

玄後嘗疾篤，自慮，⑧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

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

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⑨遂博稽六藝，⑩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

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④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⑤比牒併名，早爲宰相；⑥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⑦吾自忖度，無任於此；⑧但念述先聖之元⑨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⑩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⑪案之禮典，便合傳家；⑫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⑬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⑭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⑮「敬愼威儀，以近有德」；⑯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⑰自樂以論贊⑱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⑲日西方暮，其可圖乎！⑳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㉑非㉒飲食，薄衣服，節夫

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①自慮自慮不起也。②不爲父母昆弟所容，言家貧而父母昆弟力薄，不能並容，爲吏又非所樂，乃發憤遊學，厮賤也。周秦之都，謂關中也。周都鎬，秦都咸陽，皆在關中。幽并兖豫，四州名；幽州在漢，爲今直隸奉天朝鮮一帶地，并州爲今山西一帶地，兖州地跨今山東河南及直隸，豫州爲今河南，跨及江蘇。處逸大儒，謂自處隱逸之大儒。捧手，謂受業有疑，捧手問之。③六藝，卽六經，詩書易春秋禮樂也；非周官所述之六藝。④閹尹，指宦官；男子去勢曰閹，宦官皆去勢者充之。⑤賢良方正及有道皆科目之名。三司，見馬援傳註。公車署名，公車所在，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召，亦總領之。參閱馬援傳『待詔』註。⑥比牒，猶連牒，併名，謂齊名；言連牒齊名被徵舉者，皆早爲宰相也。⑦懿，美也。雅，正也。式，用也。序列也。⑧無任於此，猶言於此不擔任也。⑨元，與『原』通。⑩萍浮，萍生水上，其根無所據，隨風飄浮，不有定所，故取以爲譬也。⑪宿素，平素也；言平素衰落，至今仍有失誤也。⑫傳家，謂以家事傳子孫，禮曲禮：『七十曰老而傳』。⑬覃，深也。⑭咨，嗟也。榮，音窮（く）；榮，單獨無所依貌。一夫，一人也。同生，同懷兄弟；蓋玄祇一子也。⑮勗，見齊

武王續傳註讚當作『鑽』替廢也。⑤敬慎二句，詩大雅民勞章語。⑥紱音弗（ㄈㄨˋ），絲繩之繫印

環者冕大夫之冠緒業也。讓爵之高謂頻被辟不就。⑦論贊討論贊助也。⑧其人謂好學者。⑨

日西方暮喻年老不能久存圖謀也。⑩家今差多於昔謂家境較昔稍裕也。務時及時努力之意恤

顧慮也。⑪菲薄也。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④劭有慚色。紹乃舉玄茂才，⑤表為左中郎將，⑥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⑦給安車⑧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①袁紹字本初，獻帝建安二年拜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冀州今直隸山西河南一帶地。②

汝南漢郡，今河南安徽兩省中皆有地屬之。應劭篤學博覽，時爲袁紹軍謀校尉。③太山漢置郡，今山東一帶地。太守見馬援傳註中，讀如『仲』，中遠劭字。劭曾爲太山太守，故稱故。④仲尼門弟子，各有所長，因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分之。回顏回，字子淵，列德行科。端木賜，字子貢，列言語科。閭音伐（ㄌㄩˊ）官閭官階也。⑤茂才科目名，本名秀才，以光武名秀，避諱改茂才。⑥左中郎將左署中郎將也，中郎將爲秦置官，漢因之，領五官署左署右署三署郎，位次將軍。⑦大司農掌錢穀之事，漢九卿之一，見馬援傳註。⑧安車，坐乘之車，蓋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優老尊賢，則用一馬小車而坐乘之。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①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③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經④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⑤，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⑥中候⑦乾

象曆^⑧又著天文七政論^⑨魯禮禘祫義^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⑪答臨孝存周禮難^⑫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⑬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⑭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⑮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識音琛(イフ)兆也如預言之類識語云『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聞孔子語以此合之以爲命當終也。○曹操字孟德卽魏武帝其子文帝丕遂亡漢爲魏官度津名在今河南中牟縣北。○元城縣漢置縣今廢併直隸大名。○續經音催迭(フメ)喪服也。○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尙書大傳濟南伏生之徒張生歐陽生等所撰前漢劉向得而上之時爲四十一篇至玄詮次爲八十三篇今殘缺。○中候尙書中候也屬於緯書緯書皆依託經義言符籙瑞應者也。○乾象曆靈帝時會稽劉洪作玄受其法而加注焉。○七政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也。○禘祫音帝狹(フ)皆大祭名當時各說不同頗多爭執玄故作此以明其義。○許慎字

叔重與玄同時人博學經籍人多稱之。⑤臨孝存名頌孝存其字臨亦作『林』與玄同時。⑥山陽

漢縣在河內。郗音希(十一)；郗慮字鴻豫御史大夫秦漢時爲御史之長官掌副丞相。⑦東萊見前。

清河漢清河國地在今直隸山東。王基字伯興崔琰字季珪皆仕魏。⑧樂安漢樂安國地在今山東。

國淵字子尼任嘏字昭光皆仕魏。

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⑨及融爲黃巾所圍。⑩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⑪孝廉科目名。⑫融相北海時屢爲黃巾賊所侵暴。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⑬漢興諸儒頗脩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⑭異端紛紜互相詭激。⑮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⑯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⑰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⑱每考先儒經訓而

長於玄，^⑧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⑨

○六經詩書易春秋禮樂也；樂經亡於秦，故不傳。埃塵也。○名家謂以專家之學著名也。○滯固

固執稟受也。言學者各執所受，不疏通也。○詭激言其不合於中正。○章句謂分其章節句讀，諸

儒博采羣說，牽引以次其間，具文敷釋，故多至百餘萬言；蓋卽傳注也。○括囊括結也，言如囊盛物

而結其口，易坤卦『括囊无咎』引爲包括之義。○王父祖父豫章君，本書作者范曄祖父范寧也，字

武子，晉時爲豫章太守。○長於玄言，每以玄爲長也。○言范寧教授，專崇鄭學也。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①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②時，大司〔農〕徒馬宮辟之；^③值王莽居攝，^④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⑤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⑥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⑦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⑧，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⑨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⑩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尙書郎，^⑪五遷尙書僕射。^⑫順帝^⑬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尙書^⑭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疑^⑮形於自然，倪天^⑯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

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④詔文一下，形⑤之四方，臣職在拾遺，⑥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⑦

○南郡秦置郡，在今湖北華容前漢縣，後漢國在今洞庭湖之北。○平帝，前漢帝，名衍，哀帝子。○

大司農馬宮，一本作大司徒馬宮，按宮字游卿，於哀帝時爲大司徒，平帝時爲大司馬，未爲大司農也；

大司農解見馬援傳『九卿』註，大司徒見援傳『三府』註，辟見鄭玄傳註。④王莽見齊武王縝傳註。

莽酖弑平帝，立宣帝玄孫嬰，年方二歲，莽因攝行皇帝之事，是爲居攝。⑤交趾見馬援傳註。⑥都

尉官名，漢時都尉官甚多，一爲侍從官，一爲職事官，一爲郡將，此則郡將之都尉官也，參閱齊武王縝

傳『奉車都尉』註。⑦散吏，所謂從掾位，從史位者是，非正吏也。⑧凡相竊視謂之占，又闕亦謂之

占。⑨孝廉，見鄭玄傳註，廣年二十七，舉孝廉。⑩安帝，名祜，肅宗孫。⑪尙書郎，屬於尙書之郎官

也。⑫尙書僕射，見鄭玄傳註。⑬順帝，名保，安帝子。⑭尙書官名，秦屬少府，在殿中主發書，其秩

甚卑，漢置尙書令，尙書僕射，督尙書曹郎理事，後以大臣領之，至光武時，天下事盡入尙書矣。⑮嶷，

音逆（尸）歧嶷峻茂之貌，詩大雅：『克歧克嶷。』⑯倪，音牽（一弓），去聲，譬喻也，詩大雅：『大邦

有子，倪天之妹。』言文王聞太姒之賢而美之，謂大邦有子女，尊之如天之有女弟。⑤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爲前漢劉向語。⑥形見也。⑦拾遺，謂隨時諷諫，以救人主言行之遺失，尙書爲古喉舌之官，有匡正之責，故疏以自稱；唐時卽置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⑧梁貴人名納，——音納（ㄋㄚˋ）。——乘氏侯梁商之女，順帝永建三年，以選入宮爲貴人，陽嘉元年，立爲皇后；廣詔附梁氏，疏諫探籌，實陰爲后說。

時尙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①廣復與敝虔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②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③詩美先人，詢於芻蕘，④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尙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⑤文吏試牋奏，明詔旣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⑥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⑦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⑧施⑨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⑩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⑪鄭阿之政，

非必章奏；^①甘奇顯用，年乖彊仕；^②終賈揚聲，亦在弱冠；^③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④，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⑤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⑥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⑦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剗^⑧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⑨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⑩詳採厥衷，^⑪敢以瞽言，^⑫冒干天禁，^⑬惟陛下納焉！^⑭帝不從。

① 尚書令，見鄭玄傳『尚書僕射』註。左雄字伯豪，雄上言請令郡國察舉孝廉，年須滿四十，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其一家之學。——文吏課牋奏，以驗其虛實。②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春秋時齊晏嬰語。——此獻可替否之謂替廢也。③ 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④ 詩大雅『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詢，謀也，芻蕘，薪采者也，言有疑事，嘗與薪采者謀之。⑤ 古謂學官弟子爲諸生，章句，見鄭玄傳註。⑥ 參，謂參贊其事。⑦ 王言惟作命，令出惟行，一言一動，史官皆秉筆而書之，禮經常載是說。⑧ 遺，則百王言遺之百王，使有所

法。④施音以（一）去聲，延也。⑤詩大雅之詞。誕信也。斯語詞。言天意難信，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⑥陳平設六奇計以佐漢高祖。⑦春秋時子產從鄭政，擇能而使，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齊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責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⑧甘戰國時人甘

羅也，年十二，爲秦使趙，說趙王割五城於秦，秦封爲上卿。奇戰國時人子奇也，年十八，齊君使治阿，阿

大化。乖遠也。彊仕年四十也。禮：「四十曰強而仕。」⑨終前漢時人終軍也，年十八，爲博士弟子，自請

以長纓羈南越王致之闕下，使之往，越果聽命。賈前漢時人賈誼也，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

帝召爲博士。弱冠謂少年也，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禮：「二十曰弱冠。」⑩回轉也，反

也。⑪剗削也。戾乖也，違也。⑫獸服也。⑬台司指宰輔。⑭剗與「駁」通。⑮異之同之謂與議

者同異也。⑯覽擇勝否覽擇所議之得當與否。⑰衷當也。⑱瞽言謂如瞽者不見而妄言也。

⑲冒昧干犯也。天禁尊稱帝王之禁令。⑳所言冗陋，不究是非之實以立中制，徒拾異事相排而

已，作者載此，特以著廣之庸也。

時陳留郡^①缺職，尙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②爵以建事，^③明試以功，典謨所美，^④五服五章，天秩所作，^⑤是以臣竭其忠，君豐^⑥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尙書僕射胡廣，體真^⑦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⑧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⑨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⑩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⑪行靡玷漏，^⑫密勿夙夜，^⑬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尙書，劬勞日久，後母^⑭年老，旣蒙簡照，^⑮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⑯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⑰頽俗，使束脩^⑱守善，有所勸仰。』

①陳留郡，當時屬兗州，今爲縣名，屬河南開封道。

②旌，明也。德以旌賢，勉有德者以官，而著其賢也。

③爵以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也。

④明試以功，明白考試之有功者，授之官，書舜典皋陶謨皆

有是言，故曰典謨所美。

⑤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服五章，謂五者之服，必須章明也。書

皋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秩，天所制之等序也。

⑥豐，厚也。

⑦體真，理會真德之意。

⑧窮理

隤幽深也。

⑨憲法也。

⑩柔而不犯謂其性和柔然不可犯以非義也。

⑪翼翼小心貌。周慎周詳

謹慎。

⑫行行爲靡無也。玷漏汙缺之意。

⑬密勿黽勉也。夙夜朝夜也。

⑭後母黃氏字列嬴廣本

生母亦姓黃。

⑮簡選也。照見知之意。

⑯匡正也。寧安輯之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

⑰紀綱整飭

之意。

⑱束脩指能自約束脩整之輩。

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

拜大司農漢安②元年遷司徒③質帝④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尙書事⑤以定策

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⑥以病遜位又拜司空⑦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

常⑧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⑨二年大將軍梁冀誅⑩廣與司

徒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宮⑪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⑫

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⑬立與太傅陳蕃⑭參錄尙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

會蕃被誅⑮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

傍無几杖言不稱老⑯及母卒⑰居喪盡哀率禮無愆⑱性溫柔謹素常遜⑲言

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謗^①，直之風，屢有補闕^②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③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④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⑤，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⑥，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⑦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⑧持節^⑨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⑩。謁者^⑪護喪，賜冢塋于原陵^⑫，諡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⑬。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⑭以下數百人，皆縗經殯位^⑮，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

①主其事曰典。

②濟陰，漢郡，在今山東。太守見馬援傳註。

③左雄奏改察舉之制，既已實行，廣守

濟陰，遂坐謬舉免黜也。

④汝南，見鄭玄傳註。

⑤漢安順帝年號。

⑥司徒見馬援傳『三府』註。

⑦質帝名續，肅宗玄孫。

⑧李固字子堅，質帝崩，梁冀時爲大將軍，專政，以桓帝取其妹，欲立之，固以

肅宗曾孫清河王蒜年長有德，爭於冀，謂當立，忤冀旨，因免，而以廣代之。太尉見馬援傳注。⑨質帝
 崩，李固引廣及司空趙戒與冀爭立清河王蒜，後廣戒懼冀威，更與定策立桓帝，冀遂免固官，旋殺之。
 桓帝名志，肅宗曾孫。育陽見齊武王續傳註。安樂鄉在清時河南南陽府南。⑩司空見馬援傳「三
 府」註。⑪特進官名，漢制，諸侯王公將軍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太常見
 馬援傳「九卿」註。⑫延熹，桓帝年號。⑬大將軍見鄭玄傳註。梁冀字伯車，商之子，梁后兄，在位二
 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桓帝心不能平，遂與中常侍單超等謀，以兵圍冀第，收冀大將軍印綬，冀
 即日自殺。⑭韓續未詳。孫朗字代平，北海人。漢律有不衛宮之條，意謂黨附臣下，不忠帝室，蓋續朗
 及廣皆以阿附梁冀免廢也。⑮太中大夫見馬援傳註。⑯靈帝見鄭玄傳註。⑰太傅在古爲三
 公之一，漢爲上公，不在三公之內，掌以善導，非常置之官。陳蕃字仲舉，歷仕三公，爲後漢名臣。⑱蕃
 與桓帝竇后父武謀誅宦官，事泄，爲宦官所害。⑲爲人子者，恆言不稱老，見禮曲禮。⑳廣之後母
 卒年九十一。㉑愆，見齊武王續傳註。㉒遜，順也。㉓審，音見（一）平聲，正言也。㉔補闕，補其
 闕失，詩大雅：「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言王有過，惟仲山甫能補之也。㉕庸，常也。中庸中和可常

行之德也。⑤議按文當作「義」。⑥公臺公輔之位。六帝安帝順帝冲帝質帝桓帝靈帝也。⑦李

咸字元卓。三司即三公。⑧熹平靈帝年號。⑨五官中郎將見馬后紀「虎賁中郎將」註時持節以

往之五官將爲任崇。⑩節符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旒三重古人臣執以示信之物。

⑪東園官署名主作凶器梓器棺也。⑫謁者見齊武王續傳註時爲廣護喪者乃董詡也。⑬原

陵見馬后紀註。⑭郎中秦隸郎中令漢世并選爲尙書郎因其本號而屬於光祿勳之官其下亦有

稱郎中者。⑮公三公卿九卿大夫即御史大夫太中大夫等漢之太常有博士之屬官掌通古今議

郎比六百石特徵賢良方正有道之士任之掌論議。⑯縗經見鄭玄傳註殯位停柩之所。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⑰後涿郡崔駰及子瑗

又臨邑侯劉騶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

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⑱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

⑲揚雄字子雲前漢時人長於文才。虞箴虞人一掌田獵者。⑳之箴周辛甲爲太史命百官各爲箴辭

以箴王闕虞人作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冀亮青徐荆揚豫梁雍。⑳經啓九道九州之道。

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一貪。一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一虞人。一司原，敢告僕夫。一告僕夫，不敢斥尊也。』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十二州箴及二十五官箴也；十二州箴爲冀州箴、青州箴、兗州箴、徐州箴、揚州箴、荊州箴、豫州箴、益州箴、雍州箴、幽州箴、并州箴、交州箴；二十五官箴，如大司農箴、宗正卿箴、廷尉箴等，中有數篇，或以爲雄作，或謂崔氏父子作，以難於確定，故不具列。九箴亡闕，言二十五篇官箴中亡而不存，及存而多闕文者，合有九篇也。○涿郡見鄭玄傳註。崔駰字亭伯，博學有偉才，善屬文；瑗字子正，好學，能傳父業；皆後漢時人。臨邑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東阿縣北。劉騶駘，光武兄續曾孫，有才學。騶瑗、騶駘，廣所補作之二十篇，篇名不能確定，且有亡失，茲不具列。四十八篇，雄作除亡闕之九篇，得二十八篇，合崔氏騶駘所補之十六篇，及廣繼作四篇之數也。

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黃瓊字世英，省內禁中也。

○蔡邕字伯喈，好辭章數術、天文，又善音律，董卓專權，辟之，及卓誅，爲

後漢書

胡廣傳

王允所殺。

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①徐令彪之少子也。②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③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④家貧，常爲官傭書⑤以供養，久勞告，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⑥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頤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⑦後坐事免官。

①扶風平陵，皆見馬援傳註。

②徐漢縣，當時屬臨淮郡，郡在今安徽盱眙縣西北。

彪字叔皮，才高，好

述作，專精史籍，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繼司馬遷史記作後傳數十篇，子固用之以爲前漢書。彪二子，

長即固，次即超也。

③涉獵，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覽之也。

④永平，見馬援傳註。固字

孟堅，參閱上注。校書郎，後漢時，郎之典校祕書者，郎居其任，則爲校書郎，郎中居其任，則爲校書郎中，

至魏始置祕書校書郎。洛陽見馬援傳註。

⑤爲官傭書傭雇爲寫書之官也，官置於前漢武帝時。

⑥傅介子，前漢時人，嘗使西域，刺殺樓蘭王，以其首詣闕，封義陽侯。張騫，前漢時人，嘗爲西通西域，以

擊匈奴功，封博望侯。研同「硯」。

⑦一坐所尊，則先用酒以祭，故以祭酒爲尊敬之稱，猶唐人之稱先

輩。布衣諸生，猶言尋常之儒生。

⑧除，拜官也。蘭臺令史，秩百石，掌書奏，蘭臺本漢藏祕書之宮，觀以

御史中丞掌之，後始置令史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

類海，⑨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⑩鄯善

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⑪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

北虜⑫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⑬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⑧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⑨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⑩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夜，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⑪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⑫超知其意，舉手曰：『掾^⑬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⑭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

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⑤令遂^⑥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

○奉車都尉匈奴皆見齊武王續傳註。寶固見馬后紀註。假司馬軍官名，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爲副貳。伊吾地名，在匈奴，今新疆哈密縣地，後漢取此以通西域。○

蒲類海，匈奴中海名，今新疆鎮西縣西北有池，卽古蒲類海。○從事佐吏之稱，如刺史之佐吏主簿

功曹等。西域指漢敦煌郡以西諸國而言，名亦始於漢時。○鄯音善（尸馬）；鄯善西域國，前漢名樓

蘭，今沒於沙漠，在新疆碛羌縣地方。○更變易也。○北虜指匈奴。○侍胡給事左右之胡人。

○卿曹猶卿輩。○殄音田（去一馬），上聲，絕滅之意。○初夜初更時也。○手格殺親手擊殺之

也。○恂意欲分其功，而不能自掩於外，故色動。○掾見馬援傳註，超以稱恂也。○質音志（出）

抵押以取信也。○軍司馬見上『假司馬』註。○遂成也。

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

○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寘與『閼』同，音田（去一弓）；于閼，西域國，今新疆和闐于闐兩縣。莎，音義（么义己）；莎車，西域國，今新疆莎車縣。雄張猶熾盛也。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自漢至西域，有南北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傍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騶，音卦（《XY》），平聲。騶馬，黃馬黑喙者。

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

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龜，音鳩（4一又）；龜茲，西域國，今新疆庫車縣地。自車師前王庭——車師亦西域國，分前後二王，前

王庭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魯番縣西，後王庭治務塗谷，在新疆孚遠縣地。——隨北山傍河西行至疏

勒爲北道；參閱前「南道」註。○疏勒，西域國，今新疆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二城地。○逆遣猶言預

遣。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焉耆^{△△}，讀如『燕支』（一乃）（出），西域國，在新疆大裕勒都斯河之中央。都護^{△△}始爲前漢宣帝置，西域之官，其初未盡并北道，祇稱護鄯善以西使者，後并護北道，因號都護，都總也，謂總護南北道。陳睦爲都護時，郭恂爲副校尉，睦既攻沒，恂亦被殺。○姑墨^{△△}，西域國，今新疆拜城縣境。○都尉^{△△}，西域官。

④尉頭^{△△}，西域國，南與疏勒接，今新疆烏什縣西。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④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⑤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率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⑥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⑦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⑧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⑨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⑩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難

屢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①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②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③不比敦煌，^④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⑤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⑥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⑦薦勳，^⑧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⑨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

○建初章帝年號。

○康居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及俄領中亞之地，不屬都護。

○拘彌，西域國，今

新疆于闐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亦曰扞彌。

④ 巨音坡（文已），遂也。

⑤ 先帝指明帝也。擊匈奴使

外國，即指賓固擊匈奴，遣超與郭恂使西域事。

⑥ 月氏，讀如『肉支』（日义）（出），國名，不屬都護，其

族先居甘肅西境，漢時爲匈奴所破，西走至阿母河，都河北，曰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爲小月氏。
烏孫國名，在西域諸國之北，地佔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不屬都護。⑦谷吉，前漢谷永父，元帝時，遣送
郅支單于——匈奴呼韓邪單于之兄，攻呼韓邪自立。——侍子，爲郅支所殺。張騫爲漢使月氏，經匈奴，被
拘十餘歲，乃亡走大宛，——在大月氏東北，今俄屬浩罕。——窮急，射禽獸給食；參閱前註。⑧魏絳，春秋
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亦曰北戎，居今直隸遷安縣地方。——使孟樂如晉，因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
戎，公因使絳與諸戎盟，事見左傳。輯音集（下），亦和也。⑨鉛刀，超以自喻，謙下之詞。鉛刀一割，言
刀雖鉛製，利不如寶劍，而乘大漢之威，不可不效一割之用。⑩前漢諸臣，常言武帝與烏孫相結，爲
斷匈奴右臂，參閱後註！凡南面以西爲右，三十六國皆西域國，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乃婁、樓蘭——
卽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拘彌、戎盧、渠勒——上八國在敦煌西，于闐東，今皆淪爲沙漠。——于闐、皮山——
今皮山縣。——難兜、烏秣——秣，音茶（ㄘㄚˊ）。二國爲今巴達克山地。——西夜——今莎車縣南。——子合——今
葉城縣。——蒲犁——今蒲犁縣。——依耐——今英吉沙爾縣。——無雷——在帕米爾地方。——大宛、桃林、休循、捐
毒——三國皆葱嶺間小國。——莎車、疏勒、尉頭、姑墨、溫宿——今阿克蘇縣。——龜茲、尉犁、渠犂，危須焉耆——

四國皆今焉耆縣。——車師墨山——在今羅布泊北。——切狐胡——二國皆在今鄯善縣。——烏壘——在今輪臺縣。——也是謂城郭三十六國；其始西域諸國，本止此數，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④漢時謂自條支——亦西域國，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乘水西行，可百餘日，皆近日所入云。⑤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常定居，不隨牧畜遷徙，與匈奴烏孫——見上。——等異俗，故稱城郭國，此言城郭諸國，若小若大，皆云倚漢與依天等也。⑥效驗也。葱嶺，亞洲山脊，爲中國大山之發脈處，東趨首入新疆。⑦饒衍，富饒蕃衍也。⑧敦煌，漢置郡，在今甘肅。⑨溫宿，見前註。⑩未便僇仆，言未必卽死。⑪言西域平定，廷臣畢賀，天子爲之舉觴，以慶萬年也。⑫薦進也，勳功也。⑬徐幹，字伯張，善章草書，與班固相善。⑭弛刑，卽弛刑，見馬援傳註。義從自奮願從行者，一說，胡也。

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①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②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

假鼓吹幢麾。③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
⑤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
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
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⑥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
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
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
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
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①番，音潘（父馬）。

②番辰都尉名。

③控，音空（ㄎㄨㄥˋ）。

④去聲；控弦，引弓也。

⑤因以稱兵卒之強健者。

武帝名徹，前漢景帝子。

公主名細君，景帝孫江都王建女，武帝以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

爲右夫人。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更名詢，字次卿，武帝曾孫，卽位後，烏孫上言，匈奴侵擾已國，欲使已

與漢隔絕，願發精兵力擊之，亦望漢出兵以救公主。——另一公主，非前武帝所妻。——於是漢兵分道並

出，烏孫以五萬騎從，敗匈奴，獲四萬餘級，牲畜七十餘萬。③長史，官名，後漢時三公及大將軍府皆

有之，將兵長史特置於邊郡，就長史之官加以「將兵」字樣耳。鼓吹，軍樂也。幢，音撞（ㄘㄨㄤˋ）；幢麾，儀

仗旗幟之屬。鼓吹幢麾，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④衛候，官名。⑤烏孫稱王爲昆彌，老昆彌

死，子孫爭國，宣帝時，漢令立大小兩昆彌，各賜印綬，於是大小昆彌之號。⑥曾參，孔子弟子，字子

輿，事親孝，嘗有與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謂曾參殺人，其母不信，織自若，有頃，又一人至，告其母，母仍

織如故，又一人至，言曾參殺人，母懼，下機踰牆而走。⑦言邑若在外勝任者，卽留與共事。⑧緣，因

也。⑨省，音性（ㄅㄧㄥˋ），上聲，察也。疚，病也，心有所愧，卹憂也。論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

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⑩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

⑪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

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

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④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啖[△]音淡（ㄉㄢˋ），以利餌之也。

○西域諸王有丞，比中國郡縣。

○損[△]中應作楨中，疏勒城。

○^④供[△]

張[△]陳設之意。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④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時超合兵擊莎車，莎車之東爲于闐，西爲疏勒，于闐自莎車東歸，將兵長史西歸疏勒也。○須[△]待

也。夜鼓聲夜半之鼓聲，其數三通，司馬法：軍中夜間擊鼓凡三次，昏黑之鼓四通，夜半三通，旦明五通也。○緩持之不急，使得遁歸以通信也。生口俘虜也。○微讀如『妖』（一么），亦遮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符拔亦作『扶拔』，獸名，似麟無角。

○永元，和帝年號。

○副王，猶裨王，小王也。謝其名。

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

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⑥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⑦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⑧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⑨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⑩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⑪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⑫「正」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⑬焉耆左候^⑭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

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④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司馬武職屬官，州郡多有之，其有特稱如宮掖門之南屯司馬蒼龍司馬等，不在此例。○以前攻

沒都護陳睦，恐漢終討其罪，不安心歸服也。○大人謂其酋長。○北鞬支本匈奴人，入侍焉耆。

⑤焉耆國人皆敬信北鞬支。⑥焉耆所都，四面大山，道險阻，有海水曲入四山，周匝其城，故設葦橋

以通之。⑦以衣涉水曰厲度，與『渡』通。⑧入山保，入山自保也。⑨左候，焉耆官名。⑩又詰問

腹久等逃亡之故也。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④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

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⑤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賓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⑥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⑦從，改立其王而綏^⑧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⑨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⑩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⑪！』

○河西指黃河以西地。

○右地要地也。

○白山冬夏有雪，故名，去蒲類海百里之內，賓固曾於此

擊敗匈奴兵。

④憚音折（止世），懼也。

⑤元元民也。

⑥迄至也。縣讀如懸，縣度山名，以其用繩索

懸繩而過也，在皮山國西，闐賓國——今克什米爾一帶地，不屬都護——東。

⑦賓服也。

⑧綏安也。

⑨蠲音捐（4「弓」），除也。

⑩司馬法書名，舊題司馬穰苴撰，實則齊威王諸臣集古兵法爲之，而附

穰苴於其中耳。

⑪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侯國故城，卽今陝西鎮巴縣。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孤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

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⑤今臣幸得奉節，^⑥帶金銀，^⑦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⑧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⑨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⑩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⑪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⑫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⑬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⑭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⑮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⑯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⑰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

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旣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

○思土思故土也。

○太公姜尚佐周武王滅商，封於齊爲諸侯，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皆反葬

於周狐死首丘言狐雖狼狽而死猶使首力向其丘丘狐窟穴根本之處也。代馬依風代郡在北北風起馬常以身切近之也。③異壯侮老言其貴壯健賤老弱也。④犬馬齒犬馬之年卑抑之辭殲盡

也。⑤奄忽疾速貌僵仆謂死也參閱前注。⑥蘇武字子卿前漢武帝時以中郎將奉使匈奴匈奴

欲降之武不屈被幽困凡留匈奴十九年始得歸國。⑦節見胡廣傳注。⑧金銀金印銀印也。⑨

言恐後世或謂超陷身西域未得考終本國致朝廷負薄待功臣之名。⑩酒泉郡漢置後置肅州屬

甘肅今改酒泉縣郡故城在縣東北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玉門關古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百五

十里陽關之西北漢時與陽關皆爲通西域要道去長安三千六百里。⑪瞽言見胡廣傳注。⑫勇

字宜僚有父風亦嘗立功西域及匈奴時西域有使入朝獻物超因遣勇隨入塞。⑬曹壽字世叔亦

扶風人早死昭一名姬字惠姬博學高才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尊稱曰大家。一家讀如

『姑』。⑭金夷兵傷也。⑮物故謂死也謂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物無事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

事也。⑯不仁猶不遂也。⑰索見馬援傳注。⑱一切猶權宜言非經常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

顧長短縱橫也喻卿大夫祇貪一時之苟安。⑲踰與『遙』通遠也。⑳周禮『國中七尺以及六十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七尺，年二十；六尺，年十五。十五受兵，據野外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⑤同「丐」，乞也。⑥文王，周文王也。嘗出遊，見枯骨，使葬之，諸侯皆謂其澤及枯骨，遂相率歸周。子方，戰國時田子方也。爲魏文侯師，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⑦詩大雅民亦勞止篇，汔音迄（ㄑㄧˋ），幾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⑧趙母，戰國時趙將趙括之母。括出兵，母知其必敗，先請於趙王，得不坐衛姬。春秋時衛國之女，齊桓公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議畢，公入，姬辨其色，請免衛之罪，公許不伐。貨音代（ㄉㄞˋ），寬免也。⑨射聲校尉，漢置官，秩二千石，掌宿衛兵。⑩中黃門，官名，以宦者任之。⑪愍音閔（ㄇㄧㄣˋ），憐惜也。⑫贈音豐（ㄉㄨㄥˋ），贈死之物。

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①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

下和，^①宜蕩佚^②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①戊己校尉，戊校尉與己校尉也，前漢元帝時始置此官，以鎮撫西域，後旋罷旋置。^②言爲政過於細察，則在下者不悅服也。^③蕩佚，無儀檢也。

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①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②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③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④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⑤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①屯騎校尉官名，比二千石，掌宿衛兵。

^②三輔，見馬援傳注。長安，見鄭玄傳注。京兆尹，官名，二千石，

爲管理京師地方之長官。

^③清河孝王，名慶，肅宗之子。

^④順帝，見胡廣傳注。順帝爲肅宗曾孫，陰

城公主爲肅宗孫女，故於順帝爲姑。

^⑤永建，順帝年號。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①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②潁川荀淑^③至慎陽，遇憲於逆旅，^④時年十四，淑竦然^⑤異之，揖與語，移日^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⑦也。』旣而前至袁閎^⑧所，未及勞問，逆^⑨曰：『子國有顏子^⑩，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⑪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⑫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⑬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⑭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⑮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⑯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⑰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⑱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⑲之器，譬諸汎濫，^⑳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

清，渚之不濁，不可量也！』

○汝南見鄭玄傳注。慎陽，漢縣名；本作滇陽，滇音真。○牛醫，能治牛病者之稱。○潁川，秦置郡，今

河南一帶地。荀淑，字季和，行高學博，當時賢達，皆師宗之。○逆旅客舍也。○竦，音聳（ㄘㄨㄣˋ）；竦

然，驚異之貌。○移，日日影移也。○師表，言可師法而爲表率也。○閎，當作『閎』，下同，袁閎則別

一人也。○逆迎也。○子國，猶言子邦，稱人之鄉里也。閎爲慎陽人，顏子即顏回，見鄭玄傳註。○

戴良，字叔鸞，亦慎陽人。○罔然，若有所失貌。○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顏淵慕孔子之言，見論語。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見胡廣傳註。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一本舉

作乘，字子居，則又一人也。○吝，貪也。○三公，後漢太尉、司徒、司空也。參閱馬援傳三府註。蕃曾爲

太尉。太守見馬援傳註。王龔，字伯宗，曾爲汝南太守，好才愛士，仕至太尉。○郭林宗，名泰，博通典籍，

教授弟子以千數，名震當時。○奉，高閎字。○汎，音軌（ㄈㄢˋ），泉之側出者。濫，音檻（ㄌㄢˋ），泉

之正出者。○汪，汪深大貌。百畝曰頃，陂音披（ㄆㄨ），畜水處也。澄之使之清也，渚之使之濁也。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

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①

①孝廉，見鄭玄傳註。

②辟，見鄭玄傳註。

③徵君，有學行而被詔徵召者之尊稱。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④吝；將

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⑤余曾祖穆侯，⑥以爲憲隤然④其處順，淵乎其似道，

⑤淺深莫臻其分，⑥清濁未議其方，⑦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⑧故嘗著論云。

⑨

①疵與『疵』通。

②道周性全，道周備而性全一也。無德而稱，言其德大難名也。

③曾祖穆侯，後漢

書作者范曄之曾祖汪也，字玄平，穆其諡。

④隤，音頽（ㄊㄨㄞˋ）；隤然，柔順貌。

⑤淵乎，深貌，道淵深

不可知，言憲似之也。

⑥分，讀去聲。

⑦方，所也。

⑧及門，受業門下爲弟子。

⑨殆，近也。易繫辭：『顏氏

之子，其殆庶幾乎？』言憲如爲孔子弟子，庶幾爲大賢也。

⑩言其曾祖嘗著論也。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①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②同郡緱氏女玉^③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④，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⑤，尙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⑥，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⑦，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①陳留，見胡廣傳註。外黃，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杞縣東。

②三日不食，非故不食，以哀戚廢食也。

③緱氏女玉，緱姓女名玉也。

④諸生，見胡廣傳註。

⑤明時，謂治世也。

⑥耳清聞澈爲清聽，謂聖明也。

⑦讞，讀如儼（一乃），請也，爲請於廷尉。

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①見而奇之。同郡蔡邕^②深重蟠，及被州辟^③，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

安貧樂潛^④，味道守真，不爲燥溼輕重^⑤，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⑥，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⑦，兼明圖緯^⑧。

○郭林宗見黃憲傳注。

○蔡邕陳留圉人，見胡廣傳註。

○辟見鄭玄傳註。

○樂潛樂於隱遯也。

⑤濕重而燥輕，不因其燥濕而有輕重，喻不改其操守也。

⑥主簿屬官，各官署皆有之。

⑦五經

見鄭玄傳註。

⑧圖緯占驗術數之書。

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①於河輦^②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③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④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⑤，四方名豪會帳下^⑥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⑦一生與相酬對，旣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⑧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⑨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濟陰漢郡，在今山東。王子居子居爲字，名未詳。太學見鄭玄傳註。

○司隸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

③河鞏河南郡鞏縣。

④傳符信也。

⑤太尉見馬援傳『三府』註。黃瓊見胡廣傳註。

⑥江夏漢

郡在今湖北瓊江夏安陸人。

⑦帳下葬處也。

⑧南郡見胡廣傳註。

⑨勃然變色貌。

⑩拘音鉤

(《又》曲也，樂音堯(一么)去聲拘教樂貴謂曲誘使從貴也。⑪有道科目名見鄭玄傳註。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①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②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③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④免於疑論。

①汝南見鄭玄傳註。范滂自有傳。

②橫議言論縱恣也。篲同彗，帚也。鄒衍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驅，請

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秦始皇以咸陽諸生是古非今，惑亂人民，從李斯議，收天下之書，除秦紀及醫藥

卜筮種樹之書，悉燒之，又因事阬殺諸生四百數十人。③碭音堂(去尤)梁碭梁國碭縣，當時屬豫

州，隋改碭縣爲碭山縣，今屬江蘇徐海道。

④確同『確』確然堅貌。

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

○陳郡，前漢爲淮陽國，後漢改陳國，在今河南。

○豫州牧皆見鄭玄傳註。黃琬字子琬，瓊孫。

○言

爲吾故而赦之，則枉法徇私，未必合於罪之所應得。

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尙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

明年，董卓廢立，^④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⑤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⑥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⑦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①大將軍何進皆見鄭玄傳註。

②莫府同幕府，將帥所置，以納賓友，備諮議。

③几杖見鄭玄傳註。

④於時則未謂於時未合以節操自高。

⑤潁川見黃憲傳註。荀爽字慈明，淑——見黃憲傳。——之子，

稱爲碩儒，何進徵爲從事中郎。

⑥見前玄傳。

⑦逸豫安逸豫樂。

⑧放棄也。放聲放棄聲名。滅迹

不以真迹示人。巢棲指堯時隱者巢父以樹爲巢而寢其上。茹食也。薇草名。茹薇指周武王滅商時，伯

夷、叔齊隱首陽山不食粟，採薇而食。

⑨裸身大笑指周時隱者桑扈裸行。被髮指商末箕子被髮佯

狂。狂歌指周時隱者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⑩平壤平地也。典籍古書籍也。處平壤則異於巢棲茹

薇，游人間則異於放聲滅迹，吟典籍則異於大笑狂歌，襲衣裳則異於裸身被髮，故曰事異昔人而欲

遠蹈其迹也。

⑪孔子處春秋亂世，未嘗遯身自隱，可仕則仕之，故曰孔氏可師。首陽山名，在今山西

永濟縣南，伯夷、叔齊因周滅商，以臣弑君，舉世混濁，羞與共處，遂隱此山採薇而食，因餓死山中。⑫

中平靈帝年號。⑤韓融字元長，少能辨理，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陳紀字元方，寔——自有傳。——之子，有至德。博士見胡廣傳註。⑥董卓廢立，見鄭玄傳『董卓』註。⑦公車，見鄭玄傳註。⑧卓西都長安，亦見鄭玄傳『董卓』註。⑨大駕，指天子御駕。⑩亂末，亂世末世也。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

○廣陵，後漢郡，郡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射陽，漢縣，今廢。○熹平，見胡廣傳註。○會稽，秦置

郡，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皆其地。句，讀如勾。句章，漢縣，故城在今浙江慈谿縣界。○揚州，漢置州，今

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等省，皆有地屬之。唐以後專指今江蘇江都，清爲府，今廢。刺史在漢，其責爲督察

郡國，猶後世之巡按御史，刺舉不法，史使也。魏晉以都督兼領之，其權益重，猶後世之督撫，隋唐以

後，但爲太守之互名，猶知府及知州矣。○丹陽，見齊武王縝傳註。太守，見馬援傳註。○三年，卽熹

平三年也。⑦使匈奴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參閱馬后紀「虎賁中郎將」註。⑧拜見馬援

傳註。幼年穎異而通經者，拜爲郎，號童子郎。⑨太學見鄭玄傳註。

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④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⑤洪說超曰：『明府⑥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⑦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⑧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⑨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⑩豫州刺史孔仙，⑪遂皆相善。

○魁梧，魁大貌，梧音悟，言其可警悟。○孝廉見鄭玄傳註；卽丘，漢縣，故城在今山東臨沂附近；洪舉

孝廉爲郎，適當選郎補縣長，而洪得卽丘長秦官，所轄不及萬戶者之稱，秩五百石至三百石。○中

平，見申屠蟠傳註。④功曹，官名，漢爲郡屬吏，掌選署。⑤董卓事略見鄭玄傳註。⑥明府，始對於

太守之稱，漸亦以稱縣令。

⑦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爲廣陵太守，超兄邈爲陳留也。

⑧桴音夫（「

又」擊鼓杖也。

⑨陳留見胡廣傳註，邈字孟卓。

⑩兗州見鄭玄傳註，劉岱字公山。

⑪豫州見鄭

玄傳註，孔仙字公緒，仙與「冑」同。

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①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②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③毒流百姓，大懼淪喪，④社稷翦覆，⑤四海充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⑥廣陵太守超等，糾⑦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⑧必無二志，有渝⑨此盟，俾⑩墜其命，無克遺育，⑪皇天后土，祖宗明靈，⑫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⑬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⑭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⑮行至河間，⑯而值幽冀交兵，⑰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⑱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

青州^④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⑤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⑥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⑦禱^⑧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⑨，以投於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

①酸棗，漢縣，當時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北。

②操血，操持所盛牲畜之血，盟時所用；參閱

下哺血註！

③天子居至尊之位，故稱天子曰至尊。

④淪沒也。喪去聲，亡也，失也。

⑤翦滅也。覆敗

也。

⑥東郡，見鄭玄傳註。瑁，音帽（ㄇㄠˋ），橋瑁也，字元璋。

⑦糾收也。

⑧隕墜也。元，亦首也。

⑨淪

變也。

⑩俾使也。

⑪無克遺育者，不能遺留成長也。

⑫明靈，明察之神靈。

⑬適，讀如『嫡』，專主

也。

⑭校尉爲漢之武職，討虜校尉爲校尉之一種。公孫瓚字伯珪，時封薊爲侯。大司馬，本三公之一，

光武時，改爲太尉，董卓遷劉虞爲大司馬，則其時大司馬又與太尉並置焉。劉虞字伯安，時領幽州牧。

公孫瓚被詔討烏桓，應受虞節制，瓚欲以武力平定遼東及羣盜，而虞務以恩信招致之，意各相忤，瓚

又陰教袁術執虞子和，故二人有隙。

⑮難，卽指義兵潰散事。

⑯河間，漢國名，在今直隸。

見鄭玄傳註。交兵公孫瓚以兵侵略冀州也。

⑤袁紹見鄭玄傳註。

⑥青州見齊武王縝傳註。

⑦

黃巾見鄭玄傳註。飈音標（フ一么）暴風也。飈起謂如暴風之忽起。

⑧屠多所誅殺也。

⑨巫女巫。

史祝史。

⑩祭音詠（ㄣ）祭名。禱告事求福也。

⑪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解。

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⑤。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⑥，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⑦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閼⑧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⑨，而趨舍異規⑩，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⑪，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⑫，豈將閤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⑬，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

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⑤僕小人也，本乏志用，⑥中因行役，⑦特蒙傾蓋，⑧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⑨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⑩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⑪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⑫遘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⑬則僕抗季札之志，⑭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⑮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⑯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疆尸磨下，不蒙虧除；⑰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⑱足下當

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①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②南史不曲筆以求存，^③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④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⑤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⑥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⑦張揚飛燕，旅力作難，^⑧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⑨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⑩足下譏吾恃黑山，^⑪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⑫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⑬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⑭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⑮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⑯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東武陽，漢縣，屬東郡；東郡郡治本在濮陽，時其地方荒亂，故特書都東武陽。

○曹操，見鄭玄傳註。

雍丘，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杞縣。超與兄邈本皆附操，後叛奉呂布，操破布，超將家屬屯雍丘，遂被圍。

③穆與『睦』同。 ④徒跣，赤足步行。 ⑤操圍攻超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 ⑥圍東武陽也。 ⑦陳
 琳字孔璋，亦廣陵人，時避難冀州，爲袁紹典文章。 ⑧隔闕，相隔不見也。 ⑨六尺爲步，半步爲武，言
 其近也。 ⑩規圖謀也。 ⑪不遺猶不棄，比頻也。況與『况』通，雅況指琳與書也。 ⑫該博通之意，典
 籍猶經籍。 ⑬忖思度也。 ⑭篤，重也；義篤其言，謂關於義之是非，不得不重其言而剖明答覆之。
 ⑮志用，用世之志。 ⑯行役，卽指被使於張超事。 ⑰傾蓋，行道相遇，並車對語，互相歡洽，兩蓋相切
 而下傾也；此指爲袁紹契重事。 ⑱主人指袁紹，以曾寓於紹故。 ⑲搦，音虐（广一乙），捉也。 ⑳無
 以爲悔，猶言內省不疚也。 ㉑郡將指張超。 ㉒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而不責人。 ㉓抗
 力持之意。季札，春秋時吳王壽夢少子，壽夢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受，後諸兄以次立，欲終使季札卽
 王位，季札卒逃讓焉；洪言抗季札之志，謂讓而不拒也。 ㉔張景明，名導，喁同『飲』，喁血謂盟者以牲
 畜之血塗口旁也。韓牧，冀州牧韓馥，袁紹避董卓之禍，自洛陽出奔冀州，使景明等說馥，讓冀州於紹。
 拜章獲爵爲紹所殺事未詳。 ㉕呂奉先，呂布也。布討殺董卓，爲卓部將所敗，出奔於紹，紹與共擊破
 張燕兵，布從紹求益兵，紹患忌之，布覺，求去，紹恐其爲己害，夜遣甲士往掩殺之，布先出帳，甲士不知，

夜半起入，亂斫布牀被。

⑤公孫瓚列數紹罪，有枉害故虎牙將軍劉勳一事，疑劉子璜即勳。奉使奉

帝命使紹也。踰時久稽紹處也。虧除猶滅除，滅除其罪也。其事未詳。

⑥違，逃亡也。不適敵國言自本

國出亡，不適與本國爲敵之國，紹不救張超，則與超爲敵，而超故洪之舊君，依君子違不適敵國之義，

洪固不可事紹也。

⑦婚姻事未詳。

⑧晏嬰，春秋時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以戟拘嬰頸，劍承嬰心，

却使與盟，嬰曰：『却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乃釋之。

⑨崔杼既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

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還。⑩金城，言城之堅，若爲金鑄也。

⑪國必有三年之畜，不然，則國非其國，語見禮王制。

⑫築室

反耕，春秋時事，楚圍宋，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洪言紹即立意圍攻，亦所不計也。

⑬伯珪，公

孫瓚字，馬首南向，言其舉兵南侵也。

⑭張揚，字稚叔，在上黨，以兵攻略諸縣，衆至數千。飛燕，即張燕，

性慄悍，捷速過人，軍中稱爲飛燕，始爲盜常山，後聲勢盛大，衆至百萬，號曰黑山，旅力衆力也。

⑮言

北鄙將有急難，股肱之臣，皆欲告歸自救。

⑯曹輩猶我曹。言如我曹之反戈相向者正多，當以爲鑒

戒，退兵自防，不宜久頓吾城之下也。暴讀如『僕』。

⑰黑山，見前飛燕註。

⑱董卓既誅，其部將作亂

長安，楊奉董承以獻帝還洛陽，中途招故白波賊帥韓暹等爲助，白波故黃巾餘黨，黃巾合從疑即指此。④彭越字仲，秦末，在鉅野澤中爲盜，項羽旣入關，王諸侯東歸，越衆萬餘無所屬，高祖乃使賜越將軍印，令擊羽。鉅野縣名，今屬山東濟寧道。綠林山名，在湖北當陽縣，王莽篡前漢，新市王匡等初起兵，藏於此，光武舉事，招之與合。龍飛，喻帝王御極，易：『飛龍在天。』龍飛受命謂高祖中興帝業，謂光武。⑤洪奉璽書與黑山從事未詳。⑥投命君親謂爲君親致命。⑦董卓作亂，袁紹奔山東，於渤海起兵，爲諸義兵主盟，故洪稱紹爲盟主策名，謂仕宦爲臣，名書所臣之策。長安，前漢所都，因泛稱帝都。洪意琳惟托身權奸，不若己之義存君父，勉守臣節也。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④啟內廚⑤米三斗，請稍爲饘粥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

薄糜，徧班④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⑤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⑥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⑦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⑧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⑨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⑩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

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①不軌^{△△}出於軌度之外，謂叛逆也。

②與[△]讀如預。

③主簿^{△△}見申屠蟠傳註。內廚^{△△}洪署中之廚。厚^{△△}曰饘。

稀^{△△}曰粥。

④班[△]分與之也。

⑤袁氏自紹高祖安至父逢凡四世，安爲司徒，安子敞爲司空，敞子湯爲

太尉，逢卽湯子，亦爲司空，而逢弟隗爲太傅，故曰四世五公。紹逢庶子，後逢兄成爲子。

⑥扶翼扶助

翼戴^{△△}際會時機之意。舛^{△△}猶翼也。非翼^{△△}非分之事。

⑦戮^{△△}力并力也。

⑧叛國負義，爲天下罪人，故曰爲

天下報仇^{△△△△}。

⑨空復爾爲猶言空復如此何爲也。

⑩司馬^{△△}見班超傳註。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①出於單微。②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③後爲都亭刺史佐，④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⑤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⑥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⑦考掠無實，⑧而後得出；及爲督郵，⑨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

①潁川，見黃憲傳註。許，漢縣名，屬潁川郡，魏武帝以獻帝自洛陽遷都於許，卽此地，文帝受漢禪，易名許昌，後廢，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西南。②出於單微，言累世不貴顯也。③常與「嘗」通，給事廝役，爲廝役之事。④都亭刺史佐，「刺史」應衍，都亭佐，亭長下之亭佐也。⑤太學，見鄭玄傳註。⑥陽城山，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北。⑦逮繫，追捕而拘囚之。⑧考掠，考問笞掠也。無實，不得實據。⑨督郵，見馬援傳註。

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④寔知非其人，懷檄⑤請見，言曰：『此人不宣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⑥不足以塵明德。⑦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尙書，⑧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⑨傳舍，倫謂⑩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⑪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秦漢時，十里一亭，亭有長，掌捕勅盜賊。

○功曹，見臧洪傳註。

○中常侍，秦置官，得入禁中，惟當

以士人爲之，至後漢始以宦者充任。

④郡守所出命曰教，文學掾郡守屬官，一郡例有文學守助掾

六十人。

⑤檄，板書，請板書高倫之教也。

⑥從外署，從外白署，若不出於倫者，蓋功曹本主選署也。

⑦塵，汙也，承宦者意旨以用吏，則受人訾議而汙明德矣。

⑧尙書，見胡廣傳註。

⑨輪氏，漢置縣，

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河南登封縣西南。

⑩謂與『爲』同。

⑪故人，高倫自謂，漢人於門生故吏前，常

自稱故人。

司空黃瓊辟選理劇，^①補聞喜^②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③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④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⑤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⑥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⑦亦竟無訟者。以沛^⑧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⑨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⑩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⑪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⑫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⑬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司空見馬援傳三府註。黃瓊見胡廣傳註。辟見鄭玄傳註。理劇謂治理繁劇之才。○聞喜縣名，今

屬山西河東道。

○太丘漢置縣，故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

○司官主司之官，卽部郡國從事史。

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舉非法，由州辟除，亦謂之州從事。行部巡行糾察各部也。^⑭欲禁之者，

恐其訐告時波及縣長也。

⑥拘禁制之不令控訴也。

⑦豈有怨於人乎，猶豈尚有怨於人哉，言寔

必無怨於人，不慮人之訟也。

⑧沛，後漢國，今江蘇安徽河南三省中皆有地爲所管轄。

⑨黨人，見

鄭玄傳『黨錮』註。

⑩名人如寔，尙肯就獄，則衆知被捕亦無大害，不必皇皇逃避，以滋紛擾，皆有恃

而無恐矣。

⑪靈帝，見鄭玄傳註。

⑫大將軍，見鄭玄傳註。寶武，桓帝寶后之父，字游平。辟，見鄭玄傳

註。掾屬，屬官。

⑬後漢黨禁凡二次：桓帝所禁爲第一次，見鄭玄傳註。寶武等上疏申理，始赦歸諸被

捕者，而禁錮其終身；及靈帝建寧中，宦官等又因他事收捕前黨，名人如李膺、杜密、范滂等死獄中者

百餘人，是爲黨禁第二次，至呂彊奏請，見鄭玄傳註。其禁始解，參閱范滂傳註。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

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

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

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

『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

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④棲遲⑤養老。中平⑥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⑦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諶最賢。⑧

○太尉司徒見馬援傳『三府』註。楊賜字伯獻。陳耽字漢公。

○何進袁隗皆見鄭玄傳註。敦勸也。

③飾巾以幅巾爲飾，不加冠冕，冠冕則登仕籍矣，參閱鄭玄傳幅巾註。④懸車，懸其車示不再出，後

之稱致仕者多引之。⑤棲遲，謂游息也。⑥中平，見申屠蟠傳註。⑦衰麻同『縗麻』，喪服，寔歿，不

特家族持喪，名士亦多制衰麻，以執子孫禮。⑧寔六子，紀夔洽諶休光。紀，見申屠蟠傳註，諶字季方，

亦有至德。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①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②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③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④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⑤馬援以慧苴興謗，⑥王陽以衣囊微名，⑦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⑧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⑨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⑩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①陳留見胡廣傳註。長垣，縣名，今屬直隸大名道。

②南海，漢郡，在今廣東。

③殺青簡者，以火炙簡

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也。經書，尙書章句。

④領，通『嶺』。五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

⑤國

家所疑，權戚所望，言官斯土者，國家常疑其重載而歸，權戚常覬覦之也。⑥兼兩，猶兼車，車有兩輪，

故稱兩。

⑦蒼與謗事，見馬援傳。王陽，前漢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皆甚鮮明，然不畜財，遷移轉

徙，所載不過一囊之衣，人皆服其廉而怪其奢。微音交（ㄎ一么）求也。

⑨季子，吳季札，祐字季英，而

又吳姓，故父以爲喻。

⑩擔與「儋」通；一石爲石，再石爲儋，言人擔之也。

⑪祐父恢爲太守，太守秩

二千石。

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

結友而別；功曹④以祐倨，請黜之，太守⑤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

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⑥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⑦無資糧，乃變服

客傭，爲祐賃春，⑧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⑨遷膠東

侯⑩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⑪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

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⑫知名東夏，⑬官至酒泉⑭太守。

○孝廉，見鄭玄傳註。

○祖道，見馬援傳註。

○壇，封土爲之，象山置路側，以棘柏等爲道路神，設其

上。①雍丘，見臧洪傳註。黃真，字夏甫。

④功曹，見臧洪傳註。

⑤太守冷宏也。

⑥新蔡，縣名，今屬河南

汝陽道。

⑦公沙穆，公沙姓，穆名，字文义。太學見鄭玄傳註。

⑧賃舂，爲米工也。

⑨光祿四行，光祿

勳卿歲以敦厚質樸遜讓節儉四行科第諸郎從官故名。

⑩膠東，今山東平度等縣地。侯功臣賈復

之後，所食惟膠東一縣耳。

⑪濟北漢國，地在今山東戴宏字元襄，濟北剛縣人。縣丞縣中丞官，令長

之佐，後以爲官名。

⑫儒宗，儒者之宗師。

⑬東夏，東方也。

⑭酒泉，見班超傳註。

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

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①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②孫性私

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

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

觀過斯知仁矣！』③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④男子毋丘長⑤與母俱

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

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⑥背親逞⑦怒，白日殺人，赦若

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⑧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

哀矜，^①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②逮長妻，^③妻到，解其桎梏，^④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⑤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縲^⑥而死。

○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謂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弟喻解之，不解，祐身往和之。○^①嗇夫

鄉官，見鄭玄傳鄉嗇夫註。○^②掾，見馬援傳註，祐以稱性也。觀過斯知仁矣，論語孔子之言。○^③安丘

縣名，今屬山東膠東道。○^④毋丘，讀如『貫丘』。○^⑤若，汝也；下兩『若』字同義。○^⑥逞，快也。○^⑦械，刑

具之在手者。○^⑧明府，見臧洪傳註，矜憐也。○^⑨移安丘，移文書於安丘也。○^⑩第二『妻』字一本無。

○^⑪桎梏，拘罪人之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⑫齧，音臬（广一廿），齒相切以斷物也。○^⑬投縲，以

繩爲纆，投首其中而自縊也。

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④在坐爲冀章草，^⑤祐因謂融曰：『李

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④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⑤太守，少子愷，新息⑥令，鳳子馮，鮦陽侯⑦相，皆有名於世。

○齊漢國名，在今山東。○大將軍見鄭玄傳註。梁冀見胡廣傳註。長史見班超傳註。○太尉見馬援傳『三府』註。冀因李固與爭立帝事，——見胡廣傳註。——心銜之，旣免其官，後以有欲立清河王蒜者，遂誣固與共謀，奏下獄，卒害之。④扶風見馬援傳註。馬融見鄭玄傳註。⑤章草，草章誣奏李固也。

⑥河間漢國，在今直隸。⑦樂浪漢郡，在今朝鮮直隸境。⑧新息見馬援傳註。⑨鮦，讀如『同』。

鮦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新蔡縣東北。侯光武陰后弟興之後，明帝所封也。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④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汝南見鄭玄傳註。征羌漢國，屬汝南郡，光武以郡中之當鄉縣改封來歙。○孝廉見鄭玄傳註。光

祿四行，見吳祐傳。滂舉孝廉，爲光祿勳主事。○冀州見鄭玄傳註。④清詔漢公卿府之屬員，承詔

使各州郡以司案察。

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④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⑤也！』蕃乃謝焉。

○光祿勳官名，秦爲光祿卿，漢改光祿勳，仍爲卿職。主事掾屬，此屬光祿勳。滂爲光祿勳主事，在爲清

詔之前，本段乃追敘之文。○陳蕃見胡廣傳註。公儀普通參見之儀節。不止之者，以普通屬員相待，不特加優禮也。版所以署職官氏名，持以上謁者。○郭林宗見黃憲傳註。○公禮普通之禮節。格正也。⑤不優之議，不優容之譏議。

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④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⑤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⑦

○太尉見馬援傳『三府』註。黃瓊見陳寔傳註。辟見鄭玄傳註。○三府見馬援傳註。舉謠言謂由掾屬臧否各州郡，述人民所疾苦，三公聽採之，而據以舉奏也。○猥見馬援傳註。○叨貪也。○會日三府掾屬會於朝堂之日。○言臣惟壹心剷除姦惡，無故納人罪之私意也。⑦投劾去投章自劾，棄官而去也。

太守宗資^①先聞其名，請署功曹，^②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拙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③公族^④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⑤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⑥，零仰曰：『范滂清裁，^⑦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⑧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

①太守見馬援傳註。宗資字叔都，時爲汝南太守。

②功曹見臧洪傳註。

③西平縣名，今屬河南汝

陽道。頌，滂姊子，故曰外甥。

④公族，王侯之同族。

⑤中常侍見陳寔傳註。

⑥書佐主文書之吏，零

時爲功曹書佐。

⑦清裁清峻之丰裁。

⑧中人謂常人之資質。

後牢修誣言鉤黨，^①滂坐繫黃門北寺獄，^②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③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④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⑤乃請先就格，^⑥遂與同郡袁

忠④爭受楚毒。桓帝⑤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二木囊頭⑥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惟⑦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⑧，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⑨，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⑩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⑫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⑬。』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⑭。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⑮，同囚鄉人殷陶黃穆⑯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滂顧爲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尙書霍諝理之⑰，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譖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⑱竟無所言。

○鉤，引也；牢修誣言鉤黨事，見鄭玄傳註。○黃門北寺獄，後漢時所設，主鞠將相大臣，以其屬於少

府黃門北寺故名。○皋陶，堯舜時臣，爲獄官，漢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帝，謂天也。○嬰，纏繞之

意；嬰病，謂爲疾病所纏。○格，榜牀也。○袁忠，字正甫，汝南汝陽人。○桓帝，見胡廣傳註。○三

木，項及手足皆有械，囊頭以物蒙覆其頭也。○惟思也。○探，試探；探湯，謂同惡如探沸湯，手必腐

爛，喻不可近，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善善貴能用，惡惡貴能去，同其清用之也，同其

汙去之也。○見則當作『則見』。○循當作『修』，下同。○首陽山，見申屠蟠傳註。夷齊、孤竹君二

子伯夷、叔齊也，參閱申屠蟠傳註。○桎梏，見吳祐傳註。○南陽，見齊武王縯傳註。兩車也，參閱吳

祐傳『兼兩』註。○殷陶，字仲才，黃穆字子敬。○尙書，見胡廣傳註。霍諝字叔智，其理黨獄事，可參

閱下賈彪傳。○叔向，姓羊舌，名肸，春秋時晉大夫，以禮讓爲國，弟虎得罪，叔向亦被囚，大夫祁奚方

老，聞之急出營救，既免，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自伐自矜其功也。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

○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

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④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⑤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⑥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⑦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建寧^{△△}靈帝年號。建寧時之大誅黨人^{△△△△}，即後漢第二次黨禁，中常侍侯覽家在山陽，殘暴百姓，督郵張儉舉劾之，儉鄉人朱並怨儉，上書告儉等爲黨，覽遂諷有司誣奏第一次所赦黨人，李膺、杜密及滂等皆在其內，於是刊章討捕，參閱陳寔傳註。○督郵^{△△}，見馬援傳註。○傳舍^{△△}，驛舍也。○仲博^{△△}，滂弟。

⑤龍舒，漢侯國，屬廬江郡，滂父顯，字叔矩，故龍舒侯相，故稱龍舒君也。⑥李杜^{△△}，即李膺、杜密。⑦滂

語子之意，謂我未爲惡而遭戮，不如使汝爲惡，然惡不可爲，欲使汝爲善，則我因爲善而喪生，又不忍使汝蹈覆轍也。

賈彪傳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潁川見黃憲傳註。定陵漢縣，屬潁川郡。

○荀爽潁川潁陰人，見中屠蟠傳註。

○孝廉見鄭玄傳

註。

○新息見馬援傳註。

○案發案驗事發之處。

○面縛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一說，面卽背，背

之不面向，面縛謂反背而縛之，自首自白其所犯之事於官，不待人舉發也。○僉音倩（ㄅ一ㄣˊ），皆也。

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⑤李膺⑥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延熹，桓帝年號。元年當作九年，形近而訛也。黨事，即第一次黨禁，見鄭玄傳及陳寔傳註。太尉見馬援傳『三府』註。陳蕃見胡廣傳註。李膺等既以黨事下獄，陳蕃上疏極諫，桓帝不納，以他事免蕃。○彪籍潁川，自潁川至洛陽爲西行。○洛陽見馬援傳註。○城門校尉漢官掌京師——洛陽——城門，比二千石。竇武見陳寔傳註。尙書見鄭玄傳『尙書僕射』註及胡廣傳註。霍諝見范滂傳註。○桓帝見胡廣傳註。武等訟黨事及桓帝赦黨人，見陳寔傳註。○李膺字元禮，歷任河南尹司隸校尉，執法不撓，桓帝時，宦官誣以黨事，下獄遇赦，及靈帝大捕黨人，卒被殺害。

先是岑啞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

○陲音質(出)岑陲字公孝，有高才，南陽太守成瑨請爲功曹，宛——南陽郡治。——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以賂遺中官得顯位，遂用勢縱橫，陲勸瑨收捕之，雖遇赦，竟誅殺汎，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中官使汎妻上書訟冤，桓帝大怒，徵瑨下獄死，陲逃亡。○望怨望。○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二語見左傳相視也。○要君言以強力脅君，君謂成瑨，卽指勸捕張汎事也。

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陳留見胡廣傳注。考城縣名，今屬河南開封道。

○黌學卽學校，如鄉學縣學之類。

○剽音票。

（文一么），輕捷之意。○大化猶大治。

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鴈梟^⑤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⑥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⑦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⑧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⑨渙謝遣曰：『枳棘^⑩非鸞鳳所棲，百里^⑪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⑫飛名譽，皆主簿後耳。』^⑬以一月奉^⑭爲資，勉卒景行。^⑮

①落居也，如今人所稱院落。

②投老，至於老時也。

③肆忿，逞其忿心也。

④人倫，倫常之道，如節

孝信義等。

⑤鴈梟，卽鴈梟。

⑥河內，見鄭玄傳注。王渙，一作王奐，字子昌，又作子炳。

⑦署，置也，置

立也。主簿，見申屠蟠傳注。

⑧左傳：『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渙爲政尚猛，聞覽不治

惡，心非之，故爲是言。

⑨鸞鳳爲瑞鳥，有聖人出始見，鷹鷂不若鸞鳳，猶言尙刑不如尙德也。

⑩枳

棘小樹。

⑪百里，謂小邑，因稱一縣。

⑫太學，見鄭玄傳注。太學生之袍服，前後襪皆長，故曰長裾。

⑬皆主簿後言，今在太學之曳長裾而有聲譽者，皆不及主簿也。

⑭奉，與『俸』同。

⑮勉，勗勉，卒終

也，勿中怠也。景行，高明之德行。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④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

○諸生見胡廣傳注。符融字偉明，亦陳留人。

○近鄰爲比比字，言所居相近也。

○郭林宗見黃憲

傳注。

④齋音咨（卽），持以與人也。刺署姓名之束。

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宴居閒暇無事之時。

○方正，見鄭玄傳注。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①一名汜。少遊太學，②爲諸生，③與汝南④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⑤焉。』乃共尅期日。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⑦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⑧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⑨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⑩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⑪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⑫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⑬其情，許之。式便服朋

友之服^⑤投^⑥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⑦。既至壙^⑧，將窆^⑨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⑩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⑪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

①山陽漢郡，屬兗州。金鄉縣名，今屬山東濟寧道。

②太學，見鄭玄傳注。諸生，見胡廣傳注。

③汝南

見鄭玄傳注。

④孺子指元伯之子，謂見其子也。

⑤尅，必也。尅期，日嚴定日期。

⑥相信之審深信

之意。

⑦乖背也。

⑧醞，音慍（ㄣˇ），釀酒也。

⑨功曹，見臧洪傳注。

⑩邳，音質（ㄓㄧˋ）；邳君章名，

殷子徵名，二人與元伯皆汝南人，故曰同郡。

⑪玄冕，禮冠。屣履，見鄭玄傳注。

⑫悅然，不真切貌。

⑬重違，不便違逆也。

⑭朋友之服，無服之服也，臨喪稍綴凶飾，以表哀意，事畢則已。

⑮投，適也。

⑯引，引布，古謂之紼，所以挽柩車前進者，車行，引布前導，故稱發引。

⑰壙，墓穴。

⑱窆，音扁（ㄆㄧㄢˋ）

一弓，下棺也。

⑲望，心有所戀，不肯遽捨之意。

⑳紼，引棺索。

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

○長沙，秦置郡，地包今湖南省。

○素，白絹。

○瘞，音翳（一），謂所埋也。

○愴然，傷感貌。

○臨湘，

漢縣，故城在今湖南長沙縣南。

○委，棄置也。素書，卽前平子所遺。委書哭別，意告平子已依言措辦

也。○漢制，郡國每歲遣吏如京師進會計簿籍，謂之上計。

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

帝學，⑦吾蒙國恩，致位牧伯，⑧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⑨晨門肆志於抱關，⑩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⑪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⑫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⑬太守。

○茂才科口名，見鄭玄傳注。

○荊州漢置州，今湖北湖南皆有地屬之，三國之吳，以治南郡，後遂專

以其地爲荊州，明清爲府，今廢。刺史，見臧洪傳注。

○南陽，見齊武王續傳注。

○新野縣，見齊武王

續傳注。阿里，里名。街卒司掃除道路等事者。

⑤行部，見陳寔傳注。

⑥導騎，導引之騎。

⑦長裾，見

仇覽傳注。帝學，卽太學。

⑧牧伯，州之長官也。

⑨侯嬴，戰國時人，爲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聞

其賢，往厚遺之，嬴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爲監門困故，受公子財。』

⑩晨門，孔子弟子

仲由所遇之隱者，其名不傳，見世亂，不求顯達，惟掌晨啓門之晨門職，故名曰晨門。肆志，謂得行其志。

抱關守門也。

⑪孔子因在中國不能行道，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九夷^{△△}古時東方之九種夷狄也。

⑤勅縣代嵩^{△△△△}勅令新野縣長別以人代嵩之職也。

⑥南海^{△△}見吳祐

傳注。

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①廬江^{△△}漢郡，當時屬揚州，在今安徽。

范冉傳

范冉，^①字史雲，陳留外黃人也。^②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③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④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⑤歷年乃還。^⑥

○冉他書多作「丹」。

○陳留，見胡廣傳注。外黃，見胡廣傳注。

○督郵，見馬援傳注。

○南陽，見齊

武王續傳注。樊英，字季齊，南陽人，習易明經。

○三輔，見馬援傳注。馬融，見鄭玄傳注。

○冉遊學南

陽三輔等地，十三年乃歸，至家人不識。

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①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②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③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④奐後爲考城令，^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⑥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⑦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卽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⑧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

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迫，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九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激詭，遠俗立異之意。

○梁伯鸞，名鴻，後漢初年時人，尚節介，博覽無所不通，隱居不仕。閔仲叔名

貢，世稱節士，建武中，被辟，以不見用，投劾去。

○漢中，秦置郡，當時地域，今陝西湖北皆有地屬之。李

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見吳祐傳注；但本傳之李固，實別爲一人，亦字子堅，而非漢中籍，作者以冉遺

令所引，其姓字皆與太尉李固同，一見下。——未加深察，遂選舉太尉之漢中李固以實之耳。河內王奐

見仇覽傳。

○賈偉節，即賈彪，前有傳。郭林宗見黃憲傳注。

○渙令考城，見仇覽傳。

○漢陽，後漢

郡，地在今甘肅，郡治冀，故城在今伏羌縣南。

○壇，見吳祐傳注。

○契，音慊（^一世）契闊，疏隔之

意。^九違，離也。

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

賣卜於市。⑦遭黨人禁錮，⑧遂推鹿車，⑨載妻子，拮拾⑩自資，或寓息客廬，⑪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閩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⑫范萊蕪。』及黨禁解，⑬爲三府⑭所辟，乃應司空⑮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⑯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⑰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①桓帝見胡廣傳注。

②萊蕪，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淄川縣東南，今山東萊蕪縣，則唐所置，爲漢嬴縣，

非漢故萊蕪地也。

③辟，見鄭玄傳注。太尉見馬援傳『三府』注。

④韋，皮革之製成而柔輦者，戰國

時，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緩。

⑤侍御史官名，秩六百石，掌察舉非法。

⑥梁沛，皆地名，梁在今河

南，沛在今江蘇。

⑦冉因屢空，又不治生，以卜筮之術，可由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賣

卜於市，爲人所覺，輒去。

⑧禁錮，黨人事見鄭玄傳注及陳寔傳注。

⑨鹿車，窄小之車。

⑩拮，音君（417），去聲，亦拾也。拮拾，謂拾取遺棄之穀粒。

⑪客廬，野廬也，制殊單陋，冉寓宿於此，不於亭室，

言其刻苦也。

⑫釜中生魚，言其久不作炊，水在釜中，可生魚也。

⑬解黨禁事見鄭玄傳注。

⑭三

府見馬援傳注。

⑤司空參閱馬援傳『三府』注！

⑥黃巾見鄭玄傳注。

⑦宥罪曰原。

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④之奠，干⑤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⑧制⑨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⑩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⑪累行⑫論諡，僉曰：『宜爲貞節⑬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⑭

○中平見臧洪傳注。

○匡救正也。

○穿鑿土也。

④明堂神明之堂，謂壙中也。

⑤干與『乾』通。

⑥聚土曰封，故冢謂之封，隱謂人立可隱肘也。

⑦李子堅王子炳見上。

⑧不在不在此也。

⑨

制裁斷也。

⑩令史官名，此處則三府屬官也。

⑪大將軍及何進皆見鄭玄傳注。陳留太守姓淳于。

⑫累行，積集其事行。

⑬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克曰節。

⑭立碑表墓，爲文刊碑立墓前以

表彰其人也。

饒漢書 范冉傳

一五五十三

嚴光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①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②後齊國③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④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⑤給牀褥，太官⑥期夕進膳。司徒侯霸⑦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⑧欲卽詣造，迫於典司，⑨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⑩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⑪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⑫』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⑬子陵！不可相助爲理⑭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⑮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

○會稽秦置郡，今江蘇浙江皆有地屬之。治今江蘇吳縣。餘姚縣名，今屬浙江會稽道。○物色訪之

謂以形貌求之也；後因稱察訪人物爲物色。

③齊國見齊武王續傳『齊』注。

④安車見鄭玄傳注。

玄纁皆幣也，色有玄有纁，纁三入而成，再染以黑則爲緌，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緌緇之間。⑤

北軍舍待詔上書人所止。

⑥太官漢置官，屬少府，掌飲御食。

⑦司徒見馬援傳『三府』注。侯霸字

君房。

⑧區區寸心之意。

⑨迫忙迫典司職守也。

⑩古無紙，文字書於小木簡，謂之札。

⑪鼎有

三足，故稱三公爲鼎足。

⑫懷仁輔義以仁爲念，以義爲助也。要同『腰』領頸項之總名。要領絕身首

分裂，謂不保其生命也。光武於大臣少容忍，其時公相率多阿順之徒，光爲此言，所以開廣帝心，勉勵

臣節也。

⑬咄咄嗟歎聲。

⑭理猶治也。

⑮唐堯古聖帝，陶唐氏，名堯，號放勳。巢父當時隱者，參閱

申屠蟠傳『巢棲』注。堯聘許由爲九州長，由不受，洗耳於河，巢父見而問得其故，乃曰：『吾欲飲牛，毋

污牛口！』牽牛至上流而飲之，此直言巢父洗耳，蓋借用許由事也。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

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

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①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④

○仰而倒曰偃。[△]○太史曆官之長，掌天文占候。客星，星之不習見而忽現者，御座、帝座星也。^{△△}○諫議大夫，官名，掌議論，秩六百石。^{△△△}○富春山，在浙江桐廬縣西，前臨富春江；江側有灘，卽名嚴陵瀨。^{△△△△}

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建武，見齊武王續傳注。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河南漢郡，爲舊河南府及鄭州汝州地。

○盜泉，在山東泗水縣東北；孔子過之，惡其名，雖渴不飲。

○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旋一餓者來，黔敖奉食招之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曰：『余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黔敖從而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見禮檀弓。

○稽，延留之意也。

⑤亡無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孔子語。⑥就成就懿德美德也。

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鷄，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緜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①緜重絹而色微黃者。帛，繒也，絲織物。

董祀妻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陳留見胡廣傳注。

○邕音雍（ㄩ）；蔡邕陳留圉人，見胡廣傳及申屠蟠傳注。

○琰音炎（ㄧ）

○琰音炎（一

ㄟ）

○河東秦置郡，地在今山西。

○女子既嫁而歸曰歸寧。

○興平，獻帝年號，惟案下文姬詩

詞，董卓逼主，遣將四出侵掠，均係獻帝初元初平年間事，而文姬沒於匈奴，亦當在靈帝崩後匈奴寇略河內諸郡時，故興平恐係初平之誤也。胡騎疑指卓部下侵掠之兵，蓋文姬歸寧，未及抵家，中途被掠於卓騎，旋又流落匈奴也。玩詩詞，情事當若此。南匈奴參閱馬援傳匈奴注左賢王匈奴貴族封號，其儲副常爲此稱。○曹操見鄭玄傳注。○無嗣謂邕後人無能傳其業也，邕固有子孫焉。○使

者名周近。

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①屯田都尉，都尉官之掌屯田事者。②不乘車者謂之徒行，此處蓋徒跣，謂不履襪，故下有賜履襪之事。③虎士，猶勇士。④原，見范冉傳注。⑤墳籍，古書籍也。⑥禮，『男女不親授』。

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掌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迫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此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生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

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
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獻歎，行路亦鳴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④悠悠三
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旣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⑤城郭爲
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⑥乾乾對孤
景，⑦怛咤糜肝肺。⑧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⑨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⑩爲
復彊視息，⑪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⑫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
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董卓見鄭玄傳注。天常，天之常道，倫常也。

○害賢良，指卓殺周瑛、伍瓊等。

○擁主遷舊邦，謂卓

挾獻帝遷漢都舊長安也，參閱鄭玄傳『董卓』注！

④董卓擅權，袁紹韓馥孔伉張邈等同時舉兵討

卓，參閱臧洪傳！

⑤平土，中土平原之地。

⑥獵野，言劫掠四野，如田獵也。

⑦截，『截』本字。

⑧入

關，入函谷關遷長安也。

⑨迥，寥遠也。

⑩略，與『掠』同。卓遷都之前，遣將四出虜掠。

⑪亭，蓋『事』

之誤，事與『刺』同。

⑫槌，音槌（イメ），杖擊也。

⑬參并下，參互交并而下也。

⑭處，所猶所在。

①邂逅無意之間。微，即傲，傲倖時是也。願，願望。②天屬，謂關於天性之親，人遇窮禍患害，一切皆所不顧，惟不肯遺棄骨肉至親，以其爲天然之聯屬也，是謂天屬。綴，音贅（ㄓㄨㄟˋ），連也。③五內，五藏也。④五藏有病，則人恍惚，恍惚則愚癡矣。⑤遄，速也。征，行也。行遠爲邁。⑥中外，猶中表。⑦煢，音窮（ㄑㄩㄥˊ）；煢，煢，單獨貌。景，同『影』。⑧但，音搭（ㄉㄚˊ），咤，同『詫』，恥亞（ㄔㄧㄚˊ）切。但咤，悲慘驚怪之意。糜碎也。⑨奄，忽也。⑩寬，大寬慰之令勿拘執也。⑪視息，目視鼻息也。⑫新人，指董祀。

其二章曰：

嗟薄祐①兮遭世患，宗族殄②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③眷④東顧兮但悲歎，冥⑤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⑦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⑧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⑨歲聿⑩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⑪不能寐兮起屏營，⑫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⑬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

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④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徒〕走犛犛，頓^⑤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①薄祐，當作薄祐，薄福也。

②殄，音田（去一），上聲，絕滅之意。

③眇，同『渺』，遠貌。曼曼，長也。

④

眷，回視也。

⑤冥，平聲，夜也。

⑥眇，目匡也。

⑦彼方，指北方之匈奴。北方近陰遠陽，故曰遠陽精。

⑧壅塞也。冥冥，暗不明貌。

⑨兜離，卽侏離，蠻語聲不分明貌。窈，深目。停，同『亭』，聳立貌。

⑩聿，發語

辭，惟也。

⑪扃，閉意。

⑫屏營，彷徨之意。

⑬北方人卷蘆葉而吹之，謂之胡笳。

⑭匈，與『胸』同。憤

盈，氣不舒貌。

⑮頓，頓困僵仆之意。

光武帝紀

讀者未讀本篇之前，編者先要交代幾句話：

這篇光武帝紀，依後漢書順序，本應列在第一篇，因為當初選輯本書時，主張選文不刪節，而帝紀都是記帳式，不能整篇的選入，因此把他割棄了；等到選定的文章，已經排完，覺得這篇光武帝紀，實在有入選的必要，就是打破不刪節的主張也說不得，纔重新補選出來；可是排成的文字，頁碼都已定好，更動為難，這篇首列的文章，只好捺做末尾一篇。但是編者很希望讀者諸君，不為排列的形式拘住，仍舊先讀本篇，再讀他篇！

帝紀在史書中，本自成一格，本篇選這篇光武帝紀，也和選輯他篇的體例不同：（一）分段悉照原書，以年爲主；但遇不連屬的事實，中間都空一格，以醒眉目。（二）刪節處都用……的符號標明，文字中之刪節，符號夾在中間，篇段中之刪節，符號獨列一行。（三）除刪節外，所選的文字，有四個主要點：（甲）創業；（乙）削平羣雄；（丙）改革制度；（丁）外夷歸服。

世祖光武皇帝，^①諱秀，字文叔，^②南陽蔡陽人，^③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④發生舂陵節侯買，^⑤買生鬱林太守外，^⑥外生鉅鹿都尉回，^⑦回生南頓令欽，^⑧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⑨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⑩性勤於稼穡，^⑪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

田業，比之高祖兄仲。^⑤王莽天鳳^⑥中，乃之長安，受尚書，^⑦畧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⑧起；地皇^⑨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吏新野，^⑩因賣穀於宛。^⑪宛人李通^⑫等以圖讖，^⑬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⑭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放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⑮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月，有星孛于張。^⑯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⑰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⑱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⑲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收〕牧西擊長聚。^⑳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㉑乃得馬。進屠唐子鄉。^㉒又殺湖陽尉。^㉓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㉔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㉕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㉖漢軍大敗，還保棘陽。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興漢室，故廟號世祖。光武，世祖諡，義見齊武王績傳註。○光武字

文叔，見齊武王績傳註。○南陽，見齊武王績傳註。蔡陽，漢縣，故城在今湖北棗陽縣西南。○四謂出

自景帝所生子長沙定王發也。景帝，前漢文帝之子，名啓。長沙，秦置郡，漢爲國，地域包今湖南全省，及

明置長沙府，僅湘江下游地耳。定發之諡也。○五舂陵，見齊武王績傳註。節買之諡也。○鬱林，漢郡，

郡故城在今廣西桂平縣東。太守，見馬援傳註。○七鉅鹿，秦置郡，今直隸平鄉鉅鹿隆平等縣地。都尉，

見胡廣傳註。○八南頓，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北。令，秦官，萬戶以上者之稱，秩千石至六百石。

○九良，字次伯，封於趙，爲趙孝王。○十隆，高也。鼻頭爲準，日角，謂中庭骨起，狀如日。○十一種，曰稼，斂曰穡。

○十二仲，高祖兄喜，封郃陽侯，能爲產業。○十三王莽篡漢，先以建國爲年號，凡五年，改元天鳳。○十四漢都

長安，其時受學者皆赴京師。○十五鋒，古典『蜂』通。○十六莽天鳳六年，次年改元地皇。○十七伯升賓客劫

人，光武避吏於新野鄧晨家。新野，見齊武王績傳註。○十八宛，見齊武王績傳註。時南陽旱饑，光武田獨

得收穫。○十九李通，見齊武王績傳註。○二十識，音茨（ㄘㄣˇ）圖識，占驗之書。○二十一輕客，剽輕之客，較俠客

爲下。○二十二軼，見齊武王績傳註。○二十三字，星名，彗屬，張南方宿，爲周地，字於張，其星東南行，乃楚地，象楚

地將有兵亂，後一年，光武攻南陽，斬王莽將甄阜、梁丘賜，殺士衆數萬，旋都周地洛陽，蓋除穢布新之象也。

④春陵，見齊武王縝傳註。

⑤絳衣大冠，將軍服也。

⑥光武在家，慎重畏事，故稱爲謹厚者。

⑦新市、平林相接界，王鳳爲新市人，陳牧爲平林人，皆聚衆起兵，伯升誘致之，參閱齊武王縝傳及

註長聚聚名，參閱齊武王縝傳註。

⑧尉，見齊武王縝傳註。

⑨唐子鄉，見齊武王縝傳註。

⑩湖陽，

見齊武王縝傳註。

⑪悲，音委（又），怨怒也。

⑫棘陽，見齊武王縝傳註。

⑬前隊大夫屬正小長

安，皆見齊武王縝傳註。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淝水○西，大破之，斬

阜賜。

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涇陽，○進圍宛城。二

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

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

下。○

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

士④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⑤。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⑥。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爲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⑦，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⑧。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⑨。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⑩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⑪、廷尉大將軍王常⑫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

軍^⑤宗佻五威將軍李軼^⑥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⑦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⑧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⑨今將百萬之衆，遇^⑩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⑪十餘丈，瞰^⑫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⑬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柵撞城，^⑭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⑮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⑯吏士皆厭^⑰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

數百千級，^③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尙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④其書，尋邑得之，不烹。^⑤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⑥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⑦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⑧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⑨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渚川^⑩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⑪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

④ 會伯升爲更始所害，^⑤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⑥司徒官屬^⑦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⑧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⑨更始將北都洛陽，^⑩以光武行司隸校尉，^⑪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⑫僚屬，作文移，^⑬從事司察，一如舊章。^⑭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⑮見

諸將過，皆冠幘，^⑤而服婦人衣，諸于繡襦，^⑥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⑦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⑧十月，持節^⑨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⑩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⑪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⑫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⑬故趙繆王子林^⑭說光武曰：『赤眉^⑮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答，去之真定。^⑯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⑰十二月，立郎爲天子，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

○光武等起兵，劉聖公亦與焉，號更始將軍。及爲天子，因以更始爲年號。

○泚水，見齊武王縯傳泚

水註。

③納言嚴尤、秩宗、淸陽，皆見齊武王縯傳註；淸陽，縯傳作育陽。

④劉聖公，見齊武王縯傳註。

⑤大司徒，見齊武王縯傳註。

⑥太常，見馬援傳九卿註，秦名奉常，景帝更名偏將軍，將軍之一種。

⑦徇，略取也。昆陽，漢縣，即今河南葉縣治。定陵，見賈彪傳註。鄆，即今河南鄆城縣。

⑧時伯升方圍

宛。^①大司空見齊武王續傳大司徒註。^②甲士各州郡所選之精兵。^③潁川見陳寔傳註。^④

春陵侯光武季父敞也。其家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蕘錢若干萬於尤。^⑤輜，

車名，義爲廁，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⑥壘尉主軍壁事之官。^⑦微音妖（一

么），要遮也。陽關聚名，夾潁水相對，當在今河南禹縣西北。^⑧候騎在外邏候之騎卒也。^⑨王鳳

自新市起兵，更始立以爲成國上公。^⑩廷尉大將軍大將軍而冠以廷尉之號也。王常見齊武王續

傳註。常之廷尉大將軍，亦更始所封。^⑪驃騎大將軍，前漢武帝置，霍去病始爲之。^⑫五威將軍王

莽置，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更始以封李軾。^⑬璫，古「寶」字。^⑭假號者，謂更始爲天子也。

在宛言在宛下，時宛城未拔，非謂卽在宛城也。^⑮虎牙將軍將軍之以虎牙名者，言其猛銳如虎之

牙也，邑嘗以此仕莽。翟義字文仲，前漢丞相翟方進之子，爲東郡太守，王莽攝政，義舉兵討之，莽使邑

擊破義，義亡，自殺，以不能生得義爲莽所責。^⑯遇，或作「過」。^⑰雲車，卽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

以窺敵軍，所謂雲梯也。^⑱瞰，音坎（ㄎㄢˇ），去聲，俯視也。^⑲鉦似鈴，古時軍行以節步伐者。^⑳衝

陷陣車。輞音彭（ㄆㄥ），樓車。撞音撞（ㄗㄨㄥ），突擊之義。^㉑負戶而汲，汲時負戶，所以避弩矢也。

①此主所墜隕處覆軍殺將，流血千里。②厭同「壓」。③數百千級，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④墜同「墮」。⑤熹與「喜」通。⑥敢死者，敢前死鬪之人。⑦中堅，最尊軍將所居之處，以其常以堅銳自輔，故稱。⑧尋邑，輕漢兵，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毋動，獨迎漢兵，不利，他軍不敢擅救，漢兵遂乘勝殺尋。⑨殪，仆也。⑩湮，音雉（出）；湮川，今稱沙河，在河南汝州，源出魯山縣西吳大嶺，東南經昆陽北，又東與汝水會。⑪數過於萬，故以萬爲數。⑫潁陽，秦置縣，晉廢，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西南。⑬更始害伯升事，詳見齊武王續傳。⑭父城，漢縣，故城今河南寶豐縣東。伯升見害，光武心不安，故往謝。時更始已進都宛，故詣宛。⑮司徒官屬，卽伯升官屬。⑯破虜大將軍，大將軍之加破虜名號者。⑰三輔，見馬援傳註。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攻莽，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將軍中屠建等傳莽首詣宛。⑱洛陽，見馬援傳註。⑲司隸校尉，察河內河南河東京兆馮翊扶風弘農七郡，秩比二千石，參閱馬援傳註。⑳致，或作「置」，疑古字通。㉑移，箋表之類。㉒司隸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㉓東至洛陽迎侍也。㉔幘，古卑賤不冠者之所服。㉕諸于大掖衣，如婦人之袿——俗讀如「卦」——衣，袿，婦人上服名也。襦，音屈（く）；繡，如半臂，俗謂之

披襖，小者曰背子。蓋諸將服諸子，上加繡襦也。⑤漢官威儀，漢家官府之儀體。⑥大司馬，見齊武

王續傳『大司徒』註。⑦節，見胡廣傳註。⑧二千石，謂郡守也。長吏，謂縣令、縣長及丞尉也。三老，鄉

官也。每鄉一人。佐史，刺史下之從事、史、假佐及縣置諸曹史等。⑨州牧，卽刺史。刺史行郡國，省察政

教，黜陟能否，斷理冤獄。⑩人本作『民』，唐避太宗諱改。唐太宗名世民。下多同。⑪邯鄲，縣名，

今屬直隸大名道。⑫繆王名元，景帝七世孫，坐殺人罪，故予以醜諡曰繆。讀如『謬』。林或作『臨』。

⑬赤眉，見齊武王續傳註。⑭真定，漢縣，屬真定國，後改正定，以至於今，屬直隸保定道。⑮前漢

時，曾有人自稱成帝下妻子子與，遮訴立國將軍孫建車前，至是林爲號召計，故詐稱王郎爲子與。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①王郎移檄②購光武十萬戶，而故

廣陽王③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

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⑤

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⑥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

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旣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④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⑤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⑥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⑦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貫縣，皆降之；⑧王莽和〔戎〕成卒正邳彤，⑨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⑩宋子人耿純，⑪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⑫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⑬拔盧奴，⑭所過發奔命兵，⑮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房子，⑯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⑰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⑱爲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

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尙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嶽，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竝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

騎來會清陽；^④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⑤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⑥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⑦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⑧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萬餘衆在射犬，^⑨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⑩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⑪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⑫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⑬、舞陰^⑭王李軼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⑮守孟津，^⑯以拒之。

①蒯漢爲縣名，屬涿郡，地在今京兆。

②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以徵召。

③廣陽^{△△}，漢郡，又改爲

國，今爲京兆所轄地。王名嘉，武帝五世孫。

④趣[△]，讀如『促』，急也。

⑤饒陽^{△△}，縣名，今屬直隸保定道。

⑥傳舍^{△△}，客館也。

⑦呼沱河^{△△△}，亦作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之秦戲山，入直隸，經深澤縣東南，其地

卽光武度處。

⑧下博^{△△}在博水下，故稱，參閱齊武王續傳註！

⑨信都^{△△△}郡有今直隸舊冀州深州景州

等地，郡治故城在今冀縣治東北。長安^{△△△}漢都，爲長安守，猶言爲漢守也，時諸郡國皆降，獨信都太守

任光以精兵四千拒守。

⑩任光^{△△}字伯卿，爲中興功臣之一。

⑪光武既入信都，以兵力虛弱，欲南就

他兵，任光以爲不可，說發旁縣奔命，略取他地，如有不服，恣其虜掠，光武從之，因擊下諸城^{△△△}堂陽^{△△△}貫縣

皆漢縣，屬鉅鹿郡。

⑫和成^{△△}郡名，王莽分鉅鹿郡爲之，居下曲陽。卒正^{△△}莽所置官，職如太守。邳彤^{△△}字偉

君，亦中興功臣之一。

⑬昌城^{△△}漢縣，屬信都。劉植^{△△}字伯先，中興功臣之一。

⑭宋子^{△△}漢縣，屬鉅鹿。耿純^{△△}

字伯山，亦中興功臣之一。

⑮下曲陽^{△△△}漢縣，北齊廢，故城在今直隸晉縣，因其時常山郡有上曲陽，故

此稱「下」。——上曲陽至唐去「上」，今直隸保定道屬之曲陽縣，卽其地也。

⑯中山^{△△}漢國，今直隸津海

道西部之地，與戰國時之中山國有別。

⑰盧奴^{△△}漢縣，卽其時中山國治，今爲直隸定縣治。

⑱漢時

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則權取其驍勇者，聞命奔赴，謂之奔命兵。參閱後建武七年中註！

新市^{△△}漢縣，屬鉅鹿郡。元氏^{△△}縣名，今屬直隸保定道。房子^{△△}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高邑縣。

⑲柏人^{△△}漢縣，今

直隸唐山縣西有柏人故城。

⑳朱浮^{△△}字叔元，鄧禹^{△△}字仲華，中興功臣之一。

㉑時攻柏人不下，議者

謂與其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行，拔廣阿，廣阿爲漢縣，其時卽屬鉅鹿，故城在今直隸隆平縣東。⑤上谷，見馬援傳註。耿況，中興功臣耿弇之父，字俠游。⑥漁陽秦郡，統今京兆東部。彭寵，字伯通。⑦吳漢，字子顏，彭寵所遣，寇恂，字子翼，耿況所遣，二人後皆爲中興名將。⑧突騎，能衝突軍陳之銳兵；漁陽上谷之突騎，當時甚有名。⑨尙書僕射，見鄭玄傳註。謝躬，字子張，南陽人。⑩纁與『纁』同，南隸漢縣，故城在柏人縣東北，卽今直隸鉅鹿縣。⑪光武圍鉅鹿不下，耿純說光武，不如以大兵逕攻邯鄲，王郎破，鉅鹿不攻自下，光武然之，遂留別將守鉅鹿，自引兵進攻邯鄲，郎數出戰，不利，而郎果亡滅。⑫旣誅王郎，河北乃定，光武始有土，故書曰。⑬交關，交結關通也。⑭反側子，心意未安之人。⑮侍御史，名黃黨。⑯蕭秦縣，故城在今江蘇蕭縣西北，明時徙今治。⑰行在所，見馬援傳註。時更始已自洛陽徙都長安，光武旣平河北，威名日盛，更始忌之，故立爲王，令罷兵歸京。⑱梁郡，見齊武王縯傳註。劉永，前漢文帝子梁孝王八世孫，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擅專也。睢陽秦縣，屬梁郡，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⑲公孫述，見馬援傳註。蜀有巴郡，故總稱巴蜀。⑳李憲，潁川許昌人，王莽以爲偏將軍廬江連率，莽敗，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

淮南漢郡，地在今安徽。

⑤秦豐，黎丘之鄉人。黎丘故城在今湖北宜城縣北，地在楚，故豐稱楚黎王。

⑥張步，字文公，琅邪人。琅邪，秦郡，在今山東。

⑦董憲，東海人。東海，漢郡，今江蘇山東皆有地屬之。

⑧延岑，字叔牙，南陽人，始與秦豐合，豐敗，降公孫述。漢中，秦郡，今陝西湖北皆有地屬之。

⑨田戎，

汝南人，始起亦合於秦豐，後亦降公孫述。夷陵，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湖北宜昌縣西北下牢戍。

⑩

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爲名，或以軍容強盛爲號。

⑪苗曾之幽州牧，更始於光武定河北後所除，至是

不聽吳漢徵調，漢將二十騎馳至，曾以其人少出迎，漢卽揮兵收斬之，奪其軍，北州震駭，莫不受命，漢

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

⑫鄒，讀如『臬』，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束鹿縣。

⑬清陽，漢縣，故

城在今直隸清河縣西北。

⑭鹵，與『虜』同。

⑮館陶，縣名，今屬山東東臨道。

⑯蒲陽，山名，在今直

隸；或作滿陽。

⑰投死，託以死也。

⑱射犬，聚名，在今河南沁陽縣東北。

⑲岑彭，字君然，中興功臣

之一。鄴，漢縣，在今河南臨漳縣境。更始使謝躬將兵至河北，與光武共平王郎，其裨將恣行虜掠，不相

稟承，光武忌之，然常以語慰安焉，故躬不疑，已而躬率兵數萬還屯於鄴，光武南擊青犢於射犬，語躬

青犢賊破，尤來必驚走，乘勢擊之，必可成禽，及青犢破，尤來果北走，躬乃自將追之，反爲所敗，光武知

躬已離鄴，遂遣吳漢岑彭襲得其城，躬不知，率兵還，爲漢等所擊殺。④函谷爲谷名，因谷以名關，故

稱函谷關，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北，爲漢關，去秦之函谷關三百里。⑤六裨將，馮惜樊崇宗歆鄧尋耿

訢左于也。⑥西行自今山西進窺關中也。⑦朱鮪，參閱齊武王續傳及註。⑧舞陰，漢縣，故城在今

河南泌陽縣。⑨馮異，字公孫，中興功臣之一。⑩孟津，津名，在今河南孟縣南，今曰河陽渡。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①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②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③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④接，光武自投高岸，⑤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卻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⑥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⑦⑧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⑨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

陽乃遣吳漢、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①追戰于潞東②及平谷③大破滅之。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④，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疆⑤。於是諸將議上尊號⑥。馬武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⑧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⑨。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⑩，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

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鄴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於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

不道，叩金^①。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改鄡爲高邑。……秋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②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爲大司馬，偏將軍景丹^③爲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④偏將軍蓋延^⑤爲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爲建義大將軍，⑥中堅將軍杜茂^⑦爲大將軍。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⑧率衆降，封爲中山王。……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⑨……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⑩辛未，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爲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辛卯，朱鮪舉城降。⑪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⑫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⑬

①平陵，漢縣，本前漢昭帝陵，因以爲縣，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方望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而

孺子嬰本嗣立前漢平帝，爲王莽所廢，依統當立，故立爲天子。①李松，李通從弟，此時奉漢宗室以爲號召者，惟嬰得其正，而更始爲光武驅除之。②北平漢縣，屬中山國，唐時易州永樂縣，卽其地。③順水爲徐水之別名，流經北平縣北。④短兵，謂刀劍也。⑤岸高，不得上，自投於馬下。⑥范陽漢縣，今直隸定興縣。⑦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⑧安次，漢縣，故城在今之京兆安次縣東北。⑨案耿弇傳，除吳漢外，爲弇及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計十三將軍。⑩潞東，潞縣之東，潞，漢縣，屬漁陽郡。⑪平谷，縣名，今屬京兆。⑫討難將軍，將軍而有討難之名號者，蘇茂陳留人，以此職仕更始。溫，縣名，今屬河南河北道。更始將朱鮪，時方以兵據洛陽，聞光武北擊尤來等賊，河內孤，遂遣蘇茂及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入攻溫。⑬光武北征，以寇恂爲河內太守，留守以備朱鮪，溫旣告警，恂卽勒兵馳往，而馮異兵及諸縣兵亦至，遂擊破蘇茂兵，追至洛陽，斬賈彊，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⑭更始誅孺子嬰，光武破滅尤來大搶等賊，寇恂敗洛陽兵，皆爲光武稱尊之張本。⑮馬武，字子張，中興功臣之一。⑯孫子名武，春秋時吳王闔閭將，善用兵。⑰誰賊言名號未定，人之向背不明，果宜以誰爲賊也。直騁曰馳，亂馳曰驚。⑱兆人，猶兆民。塗炭言若陷。

泥墜火。

①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縣。

②鄔，音壑（尸工），漢縣，在今直隸柏鄉縣。

③彊華，

潁川人。

④赤伏符讖文也。

⑤四七二十八，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是爲四七之際。

漢火德，故曰火爲主。

⑥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有白魚躍入舟中，長三尺，赤文有字，告以伐紂之意。

⑦築土爲壇，除地爲場。秦法，十里一亭，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⑧燔，音煩（尸弓），燔燎焚柴也，天高

不可達，故以煙上通也。

⑨禋，音因（二一），潔祀也，精意以享也。六宗，神名，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

也，安帝卽位，改爲天地四方之宗。

⑩望，祭名。山林川谷能興致雲雨者皆爲神，不可徧至，故望而祭

之。

⑪祇，音奇（一），地神也。

⑫眷，顧猶嚮視。

⑬人，卽民也。

⑭百辟，畿內諸侯也。

⑮元，元謂

黎庶也。

⑯卯，金劉字也。

⑰野王，漢縣，今河南沁陽縣。王梁字君嚴，亦在中興功臣之列。光武卽位，

議選大司空，以赤伏符有云：『王梁主衛作玄武。』野王，衛曾徙都，玄武爲水神名，司空爲水土官，故從

縣令超拜之，居位僅八月而免。

⑱景丹，字孫卿，中興功臣之一。

⑲建威大將軍，大將軍之加建威

名號者。

⑳蓋延，字巨卿，中興功臣之一。

㉑朱祐，字仲先，中興功臣之一；『祐』一作『祐』，又以避安

帝諱，作『福』。建義大將軍，大將軍之加建義名號者。

㉒中堅將軍，將軍之加中堅名號者。杜茂，字諸

公中興功臣之一。

⑤王莽號新室，言欲厭勝之，故號厭新將軍。

⑥廷尉，秦官，聽獄必質於朝廷，與

衆共之，尉，平也，故稱執金吾。前漢武帝改秦官中尉之名，吾，禦也，掌執兵革以禦非常。賈復，字君文，中

興功臣之一。揚化將軍，將軍之加揚化名號者。鐔，音覃（去弓）；堅鐔，字子伋，中興功臣之一。十一將軍，

祐彭復，鐔王梁萬修，劉植侯進，馮異，祭遵，王霸也。⑦高陵，縣名，漢爲左馮翊治，今屬陝西關中道。

⑧冗，散也。

⑨淮陽，漢郡，郡故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

⑩吳漢等圍洛陽，數月不下，光武以岑彭曾

爲朱鮪校尉，使說降之，鮪以嘗與殺伯升之謀，——見齊武王縯傳。——初不敢，光武許赦其罪，乃降，

後世以功名仕漢。

⑪南宮，洛陽宮名，與北宮爲對待，却非殿，殿名。

⑫更始奔高陵，赤眉下書令降，

更始從之，旋被縊死。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

庚辰，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
臾之欲，忘愼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⑤者，大鴻臚^④趣上，朕將差而錄之！
『博士丁恭^⑤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⑥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⑦強幹弱枝，^⑧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卽授印綬，^⑨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王子起高廟，^⑩建社稷^⑪於洛陽，立郊兆^⑫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尙赤。^⑬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寇掠關中。^⑭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⑮
……三月……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⑯伐劉永……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⑰子彊爲皇太子，^⑱大赦天下，增郎^⑲謁者從官秩各一等……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⑳大破五校於薶陽，^㉑降之……九月，壬戌，至自內黃……冬，十一月……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使太中大夫伏隆^㉒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招張步降之……是歲，蓋延等大破劉永於

沛^④西……

①九將軍，王梁、朱祐、杜茂、賈復、堅鐔、王霸、劉隆、馬武，陰識也。②慎罰，慎刑罰也，亦以勸善。③漢時，

凡有功之臣，皆立籍記名，以示別於凡庶。④大鴻臚，掌諸王入朝及封拜諸侯，參閱馬援傳九卿註。

⑤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前漢武帝又置五經博士，掌以五經教子弟，參閱胡廣傳註。丁恭字子然，有

大儒名，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詢焉。⑥周封諸侯，同姓五十，地不過百里。⑦易屯卦：『利建侯。』又震

卦：『震驚百里。』故封諸侯地方百里，以法乎雷。⑧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⑨謁者，秦官，掌僉

讚，秩比六百石，參閱齊武王縝傳註。諸侯王金璽螭綬，一螭，音戾，草名，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一列侯

金印紫綬。⑩藩屏也，言建諸侯所以爲國之藩蔽。⑪光武於洛陽起高廟一，高祖以下至平帝十

一帝主皆藏於其中。⑫社稷在宗廟之右，皆方五丈之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僅門牆而已。

⑬兆，爲壇之塋域，立壇於郊，以祭羣神。⑭前漢以秦爲水德，漢之德運當爲土，及光武卽位，案圖讖，

推五運，漢實爲火德，乃徽幟尙赤以正之。⑮赤眉貪財物，常大掠，長安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大

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尋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園謂塋域，陵謂山墳。⑯府掾，司徒府之掾屬。十

一帝[△]高祖及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帝也。神主以木爲之，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⑤

四將軍^{△△△}馬武劉隆馬成王霸也。^⑥貴人見馬后紀註。郭后，名聖通，真定人，真定王劉揚之甥，揚，景帝

七世孫，王郎起，揚舉兵附之，光武遣人說降焉，因納后以示相結；後揚又有異志，被誅。^⑦彊[△]郭后所

生。^⑧郎[△]郎官，掌守門戶，出充車騎，秩六百石以下。^⑨內黃縣名，今屬河南河北道。^⑩蕭[△]音蟻

(一)蕭陽地名，在今河南內黃縣。^⑪伏隆字伯文，以節操名。^⑫沛秦縣，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

三年，春，正月，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於回溪，^⑬禹異敗績。……閏月，乙巳，大司徒鄧禹免。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⑭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⑮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陽。甲辰，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縛，^⑯奉高皇帝璽綬。^⑰詔以屬城門校尉。^⑱戊申，至自宜陽。己酉，詔曰：『羣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

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④之力，朕曷足以享⑤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劉永立董憲爲海西⑥王，張步爲齊王，步殺光祿大夫⑦伏隆而反。……夏四月，……馮異與延岑戰於上林，⑧破之。……虎牙大將軍蓋延圍劉永於睢陽。……六月，……耿弇與延岑戰于穰，⑨大破之。秋，七月，征南大將軍⑩岑彭率三將軍⑪伐秦豐，戰於黎丘，大破之，獲其將蔡宏。……蓋延拔睢陽，獲劉永，而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爲梁王。……

○回溪，溪名，亦曰回阮，長四里，闊二丈五尺，卽東嶠山阪，在河南洛寧縣北。○嶠底，嶠阪也，在今洛寧縣西北。○餘衆，亦眉敗餘之衆。宜陽縣名，今屬河南河洛道。○四君，劉盆子也，建武元年六月，赤眉選立宗室，立爲天子，面偁也，不正向前也，面縛謂反偁而縛之。○高皇帝，漢高祖，卽傳國璽也，璽爲始皇所刻，玉螭虎紐，李斯書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入咸陽，子嬰獻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被逼，投之於地，璽上螭一角缺，莽敗，李松持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歸赤眉，至是盆子以奉光

武。^⑥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秩比二千石。^⑦士人猶士民。^⑧享當也。^⑨海西，漢縣，故城

在今江蘇東海縣南。^⑩秦郎中令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為光祿大夫，備顧問。^⑪上林，卽上

林苑，見馬援傳註。^⑫穰，音攘（日九），漢縣，明省入鄧州，今改鄧州爲鄧縣，屬河南汝陽道。^⑬征南

大將軍，大將軍而加征南名號者。^⑭三將軍，傳俊、臧宮、劉宏也。

四年……七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圍劉紆於垂惠。

……秋，八月……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伐李憲。九月，圍憲於舒。

……冬……十一月……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圍秦豐於黎丘……

○捕虜將軍將軍而加捕虜名號者。○王霸，字元伯，中興功臣之一。○垂惠，聚名，在今安徽蒙城

縣西北。○揚武將軍將軍而加揚武名號者。馬成，字君遷，中興功臣之一。○三將軍，劉隆、宋登、王

賞也。○舒，漢縣，故城在今安徽安慶道廬江縣西。○二將軍，侯進、耿植也。

五年，春，……二月，……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拔垂惠，……大司馬

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降之。復遣耿弇率

二將軍討張步。三月，……平狄將軍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

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大破之。……夏，……六月，

建義大將軍朱祐拔黎丘，獲秦豐。〔而〕龐萌蘇茂圍桃城，帝時幸蒙，因自

將征之，先理兵任城，乃進救桃城，大破萌等。秋七月，……進幸湖陵，征董憲。

又幸蕃，遂攻董憲於昌慮，大破之。八月己酉，進幸郟，留吳漢攻劉紆董憲

等，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郟，獲劉紆。漢進圍董憲龐萌於朐。冬十月，

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帝幸臨淄，進幸

劇。張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

各有差。……十二月，……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

○建威大將軍大將軍而加建威名號者。○平原漢郡，地在今山東。○二將軍劉歆陳俊也。○

平狄將軍將軍而加平狄名號者。龐萌，山陽人，初在下江兵中，後仕更始，將兵屬謝躬，同討王郎，躬敗，萌降光武，爲人遜順，光武信愛之，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會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疑延譖己，遂反，襲破延軍，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光武聞之，大怒，自將兵以討之。楚郡秦滅楚所置郡，當時兼有淮南之地。⑤二將軍一爲傅俊，其一未詳。津鄉，地名，今湖北江陵縣有津鄉城。田戎旣敗，遂與數十騎亡蜀附公孫述。⑥桃聚，名，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北。⑦蒙秦縣，故城在河南舊歸德府北。⑧理，本作『治』，唐避高宗諱，作『理』，任城，即今山東濟寧縣。⑨湖陵，漢縣，又名湖陸，故城在今山東魚臺縣東。⑩蕃，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滕縣。⑪昌慮，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滕縣東南。⑫郟，音談（去弓），漢縣，即今山東郟城縣，屬濟寧道。⑬彭城，秦縣，今爲江蘇銅山縣治。下邳，秦縣，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⑭胸，音劬（く），漢縣，故城在今江蘇東海縣南。⑮時，大司空爲宋弘。⑯臨淄縣，名，屬今山東膠東道。⑰劇，漢縣，故城在今山東壽光縣南。⑱步，敗於臨淄，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光武乃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列侯，步遂斬茂以降。⑲東漢起太學於洛陽，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參閱鄭玄傳太學註。⑳前漢武帝設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令郡國舉送，是爲博士。

弟子參問前「博士」註！

○西州隗囂皆見馬援傳註。囂遣子恂入侍事，見馬援傳。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爲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無有所豫。

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

④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⑤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⑥無家屬貧不能

自存者如律⑦二千石⑧勉加循撫，無令失職⑨！』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獲

李憲。二月，大司馬吳漢拔胸，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夏，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陵。⑩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

七將軍⑪從隴道伐公孫述。五月，己未，至自長安。○隗囂反，蓋延等因與囂戰

於隴坻，⑫諸將敗績。辛丑，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⑬吏人⑭爲隗囂所

誅誤⑮者，又⑯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⑰者，自殊死⑱以下，皆赦除之！』六

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⑲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

所置尙繁，其令司隸^⑤州牧各實所部，^⑥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⑦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冬……十二月……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⑧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⑨』

①豐，秦爲邑，漢以後改縣，今屬江蘇徐海道。沛，秦爲縣，見前。漢高祖爲沛之豐邑人，高祖得天下，遂復

二地，世世之徭役。②建武五年夏間曾旱蝗。③人，卽民也。④惟思也，贍給也。⑤稟，賜穀也。

⑥篤，困也。癰，疲病也。⑦律，漢律，今亡。⑧漢時內自九卿郎將，外至郡守尉，皆秩二千石，此指外官

言也。⑨職，常也。⑩有事，謂祭也。十一陵，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

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也。⑪七將軍，未詳。⑫隴，隴山也，其坂

九迴，不知其高度，欲上者七日乃得達，在今陝西隴縣。⑬天水，漢郡，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隴西，見

馬援傳註。安定，漢郡，地在今甘肅北地，見鄭玄傳註。⑭人，卽民也。⑮誼，音樹（《XY》），亦誤也。

⑯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⑰殊，絕也，殊死，斬首之刑。⑱人，卽民也。⑲司隸，卽司隸校尉，見

前。①王莽篡位，繼以更始赤眉之亂，邊邑蕭條，海內人民十有二存，或空置太守令長，故光武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爲裁省郡國張本。②上，上言之也。③什一之稅，十分而稅其一也。④前漢景帝時，令人田租三十稅一，今依景帝時制，故云如舊制。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①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②免爲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③又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④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⑤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⑥令還復民伍！』

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

①見徒，犯罪現在爲徒者。

②耐，讀若『能』；耐罪，其罪輕，不至于髡，但髡其

頰毛，故曰耐。耐，古本作『𠂔』，從彡，髮膚之意也。命名也，脫名籍而逃匿者爲亡命，以文除之，謂犯耐罪

而逃者，卽削除其名籍，一記罪人名之簿籍。一不追究也。④單同「殫」，盡也。⑤謂喪亂倉卒之間，厚葬者皆被人發掘，至是乃知厚葬之不善也。⑥高祖令天下郡國選有材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軍假吏，謂軍中權置之吏。光武初起，本借此輩之力，天下既定，恐將來反側者復因以爲資，故悉罷之，不知此制一罷，兵農卽分，遂貽後世以養軍之患矣。

八年春，正月，中郎將來歙襲略陽，①殺隗囂守將②而據其城。夏，四月，……隗囂攻來歙，不能下。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③隴右潰，隗囂奔西城，④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進幸上邽，⑤不降，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潁川盜賊寇沒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京師騷動。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帝自征潁川盜賊，皆降。……戊寅，至自潁川。冬，……十一月，……公孫述遣

兵救隗囂，吳漢蓋延等還軍長安，天水隴西復反歸囂……

○中郎將見馬后紀「虎賁中郎將」註來歙中興功臣之一，參閱馬援傳註略陽漢略陽道也，在天水郡東。○守將名金梁。○河西泛指黃河以西之地，竇融字周公，先據河西，後附漢。五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金城也。高平，漢縣，屬安定郡。○西城，漢縣，故城在今陝西安康縣西北。○邽，音桂（《又》）上邽，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天水縣西南。

九年，春，隗囂病死，其將王元周宗復立囂子純爲王……三月……公孫

述遣將田戎任滿據荊門。○秋，八月，遣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異○等

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荊門，山名，在今湖北宜都縣西北，在江南岸，與北岸之虎牙山相對，上合下開，其狀如門。○異於

建武三年從偏將軍拜征西大將軍。○五將軍，耿弇蓋延馬成劉尚及異也。

十年……冬，十月，中郎將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其將王元奔蜀，純與周宗降，隴右平……

^{△△}落門聚名，在今甘肅伏羌縣西。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閏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戰於荆門，大破之，

獲任滿。威虜將軍馮駿圍田戎於江州。[○]岑彭遂率舟師伐公孫述，平巴郡。^③

夏……六月，中郎將來歙率揚武將軍馬成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④安

遣閒人^⑤刺殺中郎將來歙。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八月，岑彭破公孫

述將侯丹於黃石。^⑥輔威將軍臧宮^⑦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⑧大破之，王

元降。至自長安……冬，十月……公孫述遣閒人刺殺征南大將軍岑彭……

十二月，大司馬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

○三將軍劉隆臧宮劉歆也。○威虜將軍將軍而加以威虜名號者江州漢縣故城在今四川巴縣

西。○巴郡秦郡地在今四川。○下辯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成縣西。○閒人伺候閒隙之人。○

黃石灘名在今四川彭水縣。○輔威將軍將軍而加輔威名號者臧宮字君翁中興功臣之一。○

沈水水名在今四川射洪縣東南本或作沅水及沅水皆非。

十二年……秋七月威虜將軍馮峻○拔江州獲田戎。九月吳漢大破公

孫述將謝豐于廣都○斬之。輔威將軍臧宮拔涪城○斬公孫恢。○……冬十一

月戊寅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

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十二月……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部施刑

屯北邊○築亭侯○修烽燧。○

○峻前作『駿』。○廣都漢縣故城在今四川華陽縣東南。○涪城漢涪縣也唐時爲縣州巴西縣。

○公孫恢述弟。○成都秦縣明清爲四川省治今仍爲縣。○述自將兵出城大戰漢護軍高午

奔陳刺之，洞其胸，墮馬，左右輿入城，夜死。^⑦夷滅也。漢盡滅公孫氏及延岑等諸將二十餘人，又放兵大掠，焚逃宮室，光武聞而怒責之。^⑧施刑一作『弛刑』，見馬援傳註。隴蜀旣平，始修邊備。^⑨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爲伺候望敵之所，故曰亭候。^⑩邊方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一籠也。一置薪草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燃火舉起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烟曰燧，晝燔燧，夜舉烽。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①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②其令太官^③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④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夏，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⑤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⑥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⑦……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⑧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⑨役，務從簡

寡，至乃十存一焉。

○豫養謂未至獻時，豫前養之。導亦擇也。○過所過關津之憑照。○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

膳飲食。○口實膳饈之事。○班布也。班勞謂徧布勞來之策勳，其有功者以策書紀其勳也。○

恩澤封謂推恩而封，非以功受爵也。○左右將軍，周官也，至是罷之。○益州漢置，今四川省地。瞽

師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聲審也。郊廟樂器鐘磬之屬葆車，謂上建羽葆之車，葆合聚五采羽之名也。

輿車之總名。輦駕人以行之車。法物，即指樂器葆車輿輦之屬，中興草創，今得之始備。○調發也。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

○天下大定，始營宮室。

十五年，春……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①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②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③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④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⑤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⑥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⑦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⑧英爲楚公，^⑨陽爲東海公，^⑩康爲濟南公，^⑪蒼爲東平公，^⑫延爲淮陽公，^⑬荆爲山陽公，^⑭衡爲臨淮公，^⑮焉爲左翊公，^⑯京爲琅邪公，^⑰……

①融，竇融也。尚始前漢寢縣，後漢改名，故城在今河南沈邱縣。通，李通也。復，賈復也。封膠東侯，參閱吳祐傳註。高密，見鄭玄傳註。禹，鄧禹也。太常見馬援傳「九卿」註，登未詳。

②周代封建諸侯凡八百。

③詩魯頌閟宮篇語，周成王封周公子伯禽於魯，言大開爾居，以爲我周家之輔。

④九族，謂上自高

祖，下至玄孫。⑤言賴天之祐，皆成長也。⑥禮月令謂天子孟夏迎夏於南郊，還乃封諸侯，行爵出

祿，故奏言盛夏吉時爲諸皇子定號位也。⑦司空水土之官，故請令上輿地圖，以備擇地而封也。

⑧太牢，牛羊豕皆具之稱。⑨輔，郭后所生。翊，三輔中之馮翊，光武分爲左右二郡，以右翊封輔，左翊

封焉。建武初，朱祐議以爲上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故諸皇子皆封公，至十七年，復皆進爲王。⑩英

許美人所生。楚，楚郡，見前。⑪陽，陰后所生。東海，見前。⑫康，郭后所生。濟南，漢郡，地在今山東。⑬

蒼，陰后生。東平，今爲縣，屬山東東臨道。⑭延，郭后生。淮陽，地在今河南。⑮荆，陰后生。山陽，漢縣，故

城在今河南修武縣。⑯衡，陰后生。臨淮，漢郡，地在今安徽。⑰焉，郭后生。左翊，見上。⑱京，陰后生。

琅邪，見前。

十六年，……秋，九月，……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①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②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

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異懷捐城委守者，④皆不以爲負，⑤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⑥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歲始行五銖錢。⑦

青徐皆見齊武王續傳註。幽冀皆見鄭玄傳註。①糾撻猶糾發。②除其罪赦其本罪也。④懷音

軟（口义弓），弱也。捐城棄其城邑。委守棄其所守。⑤負敗也。⑥殿最考課之等差也，殿後之意，謂

課居後，最，凡要之首，謂課居先。⑦五銖錢爲馬援所請復，參閱援傳及註。

十七年……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爲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①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食常山郡；②其餘九國公，③皆卽舊封進爵爲王。甲申，幸春陵，修園陵，祠舊宅，④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時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

理^⑤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爲舂陵宗室起祠堂……

○中山見前。陰氏名麗華，有美名，更始元年，光武納之，及卽位，郭后以有子，得立爲后，然光武之納郭

氏本爲羈縻，劉揚計，一見前。一寵陰氏如故，後郭后以寵衰怨懟，光武遂廢之而立陰氏。○食并食

也。常山本名恆山，以避前漢文帝諱改，一文帝名恆。一地在今直隸。○九國公卽前十五年所封。

④舂陵有白水陂，其陽爲光武舊宅，宅南二里有白水，是卽所謂白水鄉也。⑤理卽治也。

十八年……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成帝時，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時，先改刺史，後復爲牧，經王莽變革，至建武元年，復置牧，茲又改置刺史，參閱臧洪傳註！

十九年……夏……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
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

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③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④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⑤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⑥帝大笑，復增一歲……

○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彊以母郭氏被廢，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請，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至是始許焉。○光武父欽爲南頓令，見前，其地在漢屬汝南郡。④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嘗從父至南頓，故謂識知官府寺舍。⑤不任，不勝其任也。⑥言陛下實吝惜不肯復租，何必爲此謙語。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一年……其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
○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鄯善^{△△△}車師^{△△△}皆見班超傳註。都護之官，置於西域，所以察西域諸國動靜，以時奏聞，前漢宣帝始以鄯吉爲之，秩比二千石，參閱班超傳註。

二十二年……是歲……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烏桓^{△△}見馬援傳註。○幕南^{△△}卽漢南，大漠之南，今內蒙古地。

二十三年……是歲，匈奴莫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

○莫[△]音郁[△]（[△]）莫鞬日逐王其王號[△]比[△]王之名也。^{△△}西河^{△△}地在黃河之西，故名，宣帝時，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人，故比詣西河內附。比之內附，因上年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懷恨，故密遣使

奉匈奴地圖投誠於漢。

二十四年……匈奴莫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冬，十月，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款，輸誠也。五原，郡名，秦爲九原，漢曰五原，地在今蒙古。○一作十二月事。

二十五年，春……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卻地千餘里……

奉蕃，自承爲蕃國也。○卻，退後也。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④帝

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⑤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⑥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⑦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⑧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⑨始置使匈奴中郎將，^⑩將兵衛護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⑪民歸於本土。遣謁者^⑫分將施刑補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⑬轉輸給食。

○前以川度不足，吏祿薄少，今邊鄙安靖，經費稍裕，故增奉勸廉，而內治加修矣。○預作之陵未有名，故稱壽陵以取久長之義。○將作大匠景帝改秦將作少府爲之，掌宮室，秩二千石。○東西曰廣，南北曰袤，無慮都凡也。融奏請園陵廣袤及一切所採制度。○茅馬束茅爲馬。○制作簡陋，則易毀壞，久而不辨陵寢之所在矣。○太宗，文帝廟號。文帝治山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遺詔因其地山川之故，不得有所改，景帝遵行之。○天下反覆，謂赤眉之亂。霸陵，文帝陵。

赤眉掘長安諸帝陵，霸陵獨完。

⑨言不須高作山陵，但令封土陂，作池使不停水而已。

⑩雲中本

秦置郡，漢分其東北部爲定襄郡，今山西及蒙古皆有地屬之，其西南部仍爲雲中郡，郡治雲中縣，卽

今山西托克托縣。

⑪使匈奴中郎將，見臧洪傳註，其第一人任此職者，卽段郴也。

⑫雲中，見上。

⑬原，見前。朔方漢郡，卽今蒙古鄂爾多斯也，武帝逐匈奴，收河南地而置。北地，見鄒玄傳註。定襄，見上。

⑭中註，鴈門上谷代皆見馬援傳註。

⑮謁者，見齊武王續傳註。

⑯裝錢，辦裝之錢也。

二十七年，夏……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⑰又改大司馬爲太尉……

⑰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故有是詔。

中元元年，^①……是夏，京師醴泉^②湧出，飲之者固疾^③，皆愈，惟眇蹇者^④不瘳；又有赤草^⑤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⑥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⑦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⑧降，陛下情存損挹，^⑨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⑩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是年卽建武三十三年，本或作『建武中元元年』。^①泉味甘如醴，故稱醴泉，尙書中侯謂俊又在官，

則醴泉出。^②固疾，久而不愈之疾。^③眇，瞽也。蹇，跛也。^④赤草，朱草，大戴禮謂其日生一葉，至十

五日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云。^⑤孝經援神契謂德至草木卽朱草生。^⑥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皆宣帝年號，而列於年紀之書。^⑦仍，頻也。^⑧挹，與『抑』通，損抑謙退之意。^⑨太史，史官之長。^⑩

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①遺詔曰：『朕無益百

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①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②初，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③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④此非爾所及！』每日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⑤養性之福，願頤^⑥愛精神，優游^⑦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⑧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⑨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⑩

①案光武起兵之年計之，當爲『六十三』。 ②謂葬制皆從文帝也，參閱前二十六年註。 ③令外官

無離境守，無遣吏因郵以赴弔，蓋以民心甫定，不欲以國喪煩動官吏，且恐地方無主，發生意外事故

也。 ④息肩養息之意。 ⑤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 ⑥黃帝老子李耳也。 ⑦頤養也。 ⑧優游閒暇自得貌。 ⑨兢兢小心戒

慎也。⊕戢藏兵也。⊕於文，止戈爲『武』。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濟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蘭封縣。

⊖建平，前漢哀帝年號。

⊖辟，音闢。『文一』辟左右，辟除左右。

之人，不使人與聞也。④嘉禾大禾也。穗音遂（ムメノ），禾之擢莖吐花者。⑤光武所居有白水，見

前建武十七年註。

⑥暗音借（ア一セ），歎聲。

⑦西門君惠好天文識記，王莽時，嘗言劉氏當復興，

國師公姓名是也。——劉歆爲莽國師，以赤伏符有『劉秀發兵捕不道』之語，因於建平元年改名秀，字

穎叔，欲以當之，後爲莽所殺。李守功臣李通父。

⑧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編 輯 主 幹

朱 經 農

王 岫 廬

世	蘇	後	陶	呂	李	新	傳	晏	春	禮	史	文	列	墨	淮	管	孟	莊	韓	荀	詩
說			淵	氏	後	序		子	秋			史				南			非		
新	辛	漢	明	春	主	說	習	春	羊	通											
語	詞	書	詩	秋	詞	苑	錄	秋	傳	記	記	義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經

崔	葉	莊	傅	莊	戴	莊	葉	莊	計	葉	胡	章	唐	唐	沈	唐	繆	沈	唐	葉	繆
朝	紹	適	東	景	景	紹	紹	紹	頌	紹	懷	錫	敬	敬	雁	敬	天	雁	敬	紹	天
慶	鈞	選	華	素	素	鈞	鈞	鈞	民	鈞	琛	琛	杲	杲	冰	杲	綬	冰	杲	鈞	綬
選	選	選	選	點	點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印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刷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中	四	七	三	五	三	五	九	三	七	七	一	七	四	六	七	六	五	四	五	六	六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分				分			四										
											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叢學國生學

書 漢 後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回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莊

適

本叢書
編輯主幹

王

經

廬

發行
印刷者兼

上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LATER HAN DYNASTY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NANG SHIH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Dec., 1927

Price: \$0.7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